



屏溪先生集二十六

誌銘

共三十一

~ 16
2419
26



和
2419
30-26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一目錄

墓誌

尤菴宋先生墓誌

寒水齋權先生墓誌

樂慎齋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墓誌

允菴宋先生墓誌

昔鳳九聞之寒水權先生曰己巳禍作先師允菴老先生臨命教小子曰學問當主朱子事業以孝廟所欲為者主之夫孝廟所欲為者即春秋之義也朱子之學春秋之義實我老先生所以殉身而不敢也有欲知先生者觀於此二者庶矣鳳九竊念朱子之學即孔子之學也春秋之義亦孔子之義也先生自少委身於朱子法門自治之嚴措施之宜靡不



是述是憲且所值之時一如朱子之隆興拳拳於尊
壤復雪之義者前後一揆而皆上泝乎洙泗淵源則
是知先生學問事業自孔子而朱子自朱子而先生
源派相承不可誣也孟子謂孔子集羣聖而大成陳
北溪謂朱子集羣賢而大成至我寒水先生亦以先
生爲集羣儒而大成曰聖曰賢曰儒雖有名言之別
其集厥大成則同蓋孔子之道至朱子而大著朱子
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此可謂朱子後孔子先生後朱
子也歟先生諱時烈字英甫宋氏籍恩津高麗判院
事大原始見譜書有愉號雙清堂我 太宗時隱德

以沒世曾祖諱龜壽奉事 贈吏曹判書號西阜性
至孝居喪有白燕巢廬之異弟圭菴先生麟壽妹婿
成東洲悌元同居講學人稱其居三賢閭祖諱應期
都事 贈左贊成考諱甲祚奉事 贈領議政號睡
翁當光海錮 聖母以新進士獨拜 恩西宮癸亥
初始筮仕 孝廟褒 贈執義今 上丙午 特贈
諡景獻妣 贈貞敬夫人郭氏其考忠臣自防先生
以 萬曆丁未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沃川九龍村景
獻公夢孔子率諸子至家命小字以聖賚在髫齡沃
有女巫稱靈異而先生往則曰此哥來神不降其正

氣之鍾已可知也景獻公以先生生有嘉徵材器卓異嘗勉以遠大業戊辰丁景獻公憂制除就學於沙溪金先生金先生期許最重先生益奮發以聖賢之學自勵癸酉中司馬試第一名冬拜 敬陵參奉乍就旋遞乙亥 除大君師傅 孝廟時在潛邸數講學至問易數及書期三百璿璣律呂等說先生反復曉告 大君心悅服焉異日魚水之契蓋兆於此丙子冬虜寇粹至扈 駕南漢平成先生痛哭出城歸見大夫人于俗離山中仍有謝世意入黃澗之冷泉遠近學子來從者多連 除數官皆不赴甲申始

除司憲府持平或侍講院翊善上疏辭時清陰金文正公身任大義爲世所宗先生書贊往拜講學而歸己丑 孝宗大王新即位下別 諭召之蓋自初潛睿志卓然至是慨然有修攘大計 收召金文正及慎齋金文敬同春宋文正諸賢而於先生尤致意焉密令 詰命勿書僞號先生感激知遇遂赴 召除進善掌令先生以爲不可虛辱 恩禮欲一罄所懷以決去就乃即詣 闕請對適 上有激惱事稱有疾不見先生遂決意退歸畱疏出城 上聞之大小自悔責問 筵臣誰與宋某善承旨金益熙曰臣素相

好 上喜曰爾其亟往爲言予流涕自悼之意善辭
畱行復使禮郎賈 旨往諭先生已夙駕矣以爲既
出還入進退無據暫畱城外陳疏自刻略陳所欲言
者而歸蓋言勉學修身遠佞親賢抑私恢公節財用
以固邦本正貢案以紓民力修軍政以攘夷狄也
上并嘉納連下 諭促召先生因 仁廟因山赴
朝入對 上爲說甘盤之舊諭共天職之意先生極
論堯舜心法且以爲 聖上方在哀疚聲色貨利無
一掛念只有純一之心此正爲善之幾 上甚善之
時同春與松崖金公慶餘務主激揚之論請竄自點

并論其附麗者一番人側目造怨朝論不靖先生疏
陳邪正之辨請 上亟正是非毋使紛紜 上特命
先生侍講 經筵先生上封事推演前疏極論 君
德時務遂及復讎之策而語益痛切 上命畱中後
因乞暇歸省引對 諭曰封事之無答故欲面諭也
蓋 聖意以語多忌諱不欲煩諸文字也庚寅正月
承 召還朝時金文貞公墳議行大同法慎齋金先
生議不合去國先生引君子同其退之義陳疏乞歸
上不許自點已竄其徒行讒于虜謀盡逐羣賢虜以
兵壓境六使來喝事將不測賴 上善處卒無事而

先生與諸士類先已迸退無復有供世之念自此屢除進善執義皆不赴先生雖退處鄉廬若聞 聖德有失必眷眷憂歎因疏勉戒會趙獄起二釋皆配絕島先生引漢文淮南事請曲加全係因論處變之道上諭以時惠德音以補闕失與在左右何殊癸巳除忠州牧使 上謂大臣曰宋某拘於彼虜欲用而不能今特授雄府非偶然也先生三疏必遞蓋向者赴 召實有所爲而來徒仕非素志也甲午擢拜承旨乙未 除吏曹參議皆力辭未幾丁母夫人憂上引金公益熙問先生喪中安否憂其柴毀後金公

來弔同寢廬次講論當世之務曰今宜汲汲內修以待彼釁 上每以此意菀菀傾注于者不淺願子自愛蓋金公受 上密諭之旨也服闋 除贊善時聖志日銳恩禮日隆而先生病不能進因辭疏以小冊子條列十九事手寫囊封以進皆格君之要法修攘之宏規也 上批曰正大之言與古聖訓相表裏所以日夜思欲致之也先生又因冬雷以關 聖德者四十餘條上疏陳戒未及上 上遣掖隸下 密諭論修攘之計又教許衡事蓋前日封事請黜衡文廟以正其失身胡元之罪而朝議難之故也先生附

奏以爲其議至小而所關甚大臣欲以此密扶世教之萬一以爲異日陽復之基今朽骨且畏之況生者乎戊戌春除吏曹參議時同春乞暇南歸上以企待之意使傳于先生尋陞拜禮曹參判先生以非常格固辭上勉許而眷注益懇諭召游下先生實知上意卓絕將大有爲六月遂西行卽武侯許以驅馳之義也上聞先生在途病命道臣備安車上來先生辭不敢當及至城外上喜甚亟遣都承旨勞問又命繼粟繼肉居數日上強疾引見教日日望卿來實欲朝夕承誨病今如此幸煩先教

世子又令陳所懷先生爲言聖學居敬之方且曰今日疾厄恐聖學必有踈闊也受先王付托之重雖跬步之間不宜自輕時上有銜縻之虞先生以此及之上疾已連賜對先生極陳修攘之策上輒傾心開納且教曰必得同志之士可與共國卿宜引進善類先生曾於封事言市南俞公棨賢才不可棄至是又力言之上以俞公論仁廟廟號怒未已重先生言許之特拜先生吏曹判書屢辭不獲乃就職恢公道擇人才確然不撓仕路肅清焉其論爲政之道必以持敬慎獨爲要請上洗濯心神

粹然一出於正而引文王日昃不遑之意請 上先
自惕勵責三公以董率百僚焉 上賜先生貂裘一
襲先生上劄辭後八對又固辭 上密諭曰卿未曉
予意耶遼薊風霜將與同驅馳也先生起再拜曰
殿下之志豈敢不知然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
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此
朱子告時君之至論也惟 聖明極留意焉 上曰
先生前後所陳無非此義雖不敏敢不蚤夜體念蓋
上於先生多稱先生其誠心禮敬可見 上又教曰
明天理正人心予責也與予共此者舍卿其誰卿其

以世道自任焉先生亦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意
己亥三月十一日引對熙政堂將罷 上獨令先生
畱身屏宦侍洞開諸門 自以席賜先生坐曰今欲
依宋孝宗幄對南軒事與論修攘大事語秘人不得
知後以史官言先生手錄 筵話載之國乘云自是
人心益疑忌 上知不可更爲時以密札 授東宮
每於講罷親傳又因先生直摠府夜 使東宮來傳
密札其際遇之隆 恩禮之篤古未有也用先生言
分遣御史徧考諸主家屯庄漁箭鹽盆願堂並從令
式改正貢案草本已成而凡所施設一一罷行傾濟

之勢十八九成而天不祚宋大運中否 上遽棄羣
臣嗚呼天乎時先生在摠府方修對 密札忽聞
上大漸蒼黃至閣門外中官走出傳 命促領相吏
判入先生與之趨入已不聞 玉音矣遂環立哭擗
卒襲先生親結握手及 小斂先生語諸大臣請如
禮待大斂結絞 世子令大臣與儒臣講定領相鄭
公太和與同春議只不結近上一二絞以存禮意先
生出視 梓宮比 斂體大小似不稱使內官更審
之果然諸臣相顧錯愕鄭公達于 世子遂定用連
板先生以此慟恨遺戒子孫身後勿用全板先生以

後世君臣之服滅裂失倫請依朱子服議製斬衰以
復古禮大臣李景奭等沮排之不得行 王大妃服
制以先生言定爲期年尹鑄謂當服三年先生說不
但主註疏實合時王之制鑄說不售先是洪汝河因
先王時求言稱應 旨疏誣先生畱政院先生至是
乞解 顯廟不許 持旨擢拜兼判義禁府事以大
臣言遞本兼兩職既而還授吏判先生出郊固辭遞
拜判中樞府事朝議欲定 山陵於水原府 上意
亦傾向先生以爲本府是七千兵馬之地不但爲
先王所重萬世之後又有程子所謂五患之慮 筵

對劄陳屢言不已終定於健元陵局內先生承命製進大行王誌文李景奭先已撰行狀而專事畏忌無一言及於志事至是挾虜恐嚇時議亦慮其或致觸忌迭請鑄改先生因史官回啓謂先王志業不敢埋沒於斯文苟如景奭之言不若全棄而別製之爲愈也先生自遭天崩之變居常痛泣如不欲生而平日所仗之義無地可言已決歸意及山陵復土連疏乞骸上終不許羣不逞乘時蜚語罔測先生遂留疏出城上連下手札遣承史挽行至有卿若不來予寧欲往見之教而終不敢留連

拜三宰貳相與兵判而宣召絡繹及練制以許穆尹善道疏誣不敢進詣文義縣庭望哭易服至辛丑大祥承召入城又因趙綱疏出城待罪上慰諭甚懇必欲相見先生自念身到輦下終不得一瞻天顏而退誠有所不忍遂入對上涕泣先生亦涕泣仍詳陳善道誣說本末投疏南歸上下諭留之三司及館學生上疏請留皆不得孝廟將祔太廟先生因獻議爲言仁明兩廟合爲一世實違古禮遷奉永寧之時宜二其昭穆各專其尊又言四祖別祠之非請依程朱論宋朝廟制之說以穆

祖爲始祖如宋之僖祖而太祖以下世室如舊又於太廟爲東西夾室奉翼祖以下祧主議下竟不行丁未有虜中查事右相許積移罪上躬勸以罰金反自爲功先生因辭疏極論其罪及李翮等七諫臣合辭劾積并及时相上怒甚皆竄之先生先已言此事上疏待罪戊申春持拜右議政秋上幸溫宮遣承宣促召先生遂入朝力辭新除乞遞職隨駕時入講筵上遂勉許及至京特命兼帶領經筵世子傳疏辭不許冬復拜右相先生即留疏告行上連遣承史諭召又特遣戶曹

判書閔鼎重宣諭勉留閔公歸奏言某向來一出只以先王有志重恢必欲與共國事故某亦感激圖報爾本無徒恃寵靈從仕三公之意若處以閒局則亦當出入經筵有懷必達矣後因辭疏許遞本職宣召不止先生上疏陳謝極陳去私循理之意後因入對更申前說曰臣每進去私意循天理之語自上若能體行則是臣之說行也否則留臣無爲也時以慈殿誕辰將設宴樂先生上劄曰孝子悅親之道不必以娛耳目爲事惟修德勤政畏天恤民以繼述先王之業乃所以上慰慈旨也又進劄極言

君德闕失又言賤倡妖巫夤緣出入無復防限或爲
侵蝕本原之地除夕又上劄言年來 聖候不寧謁
廟之禮久廢而溫泉之行年年不止又有不得已則
時出西郊獨於此久未能行豈非未安者耶明日是
元朝宜 殿下畱念也後因 召對爲言 神德王
后尚未復號神理人情誠大不安請陞 廟復 陵
上令禮官亟行之連入對多有建白而胥吏與士夫
嗜利之輩大惡裁省貢案怨謗朋興積使徐必遠上
疏劾己以爲知其有害於國而不直言諫止爲不忠
暗售蠹弩之計必欲先生之不安而去國也先生益

知時事之終無可爲遂上劄還山 上諭止不得庚
戌有妖賊世直告變誣及先生及同春旋伏法先生
卽詣畿邑上章待罪而歸辛亥夏復拜右相特兼
世子傅先生屢疏辭因歲大饑疏陳救荒恤民之策
仍繳納前歲擬上冊子疏末論臺臣之言大臣事者
不能明言是非大臣積也時尹敬教又疏論積不饒
上嚴斥敬教謂符合他意先生上疏待罪同春及打
愚李公翔又上疏盛言積姦狀 上震怒削黜李公
又以此事根於敬教 特命安置極邊朝廷震駭積
亦遞相先生序陞左揆卽陳疏以爲 殿下以敬教

爲近事之根本則臣又根本之根本 殿下乃反寵以新除是何 殿下惡惡之道顛倒若此又因積疏同受 命於 聖考之說極言積詆節義壞倫紀將有以害國家而禍士類以傷 聖考知人之哲 上方寵用積故先生前後疏皆三朔而後下 批至壬子冬始遞癸丑夏賤宗翼秀受鑄楠嗾以 寧陵石儀有隙譚張恐動疏請遷奉凶徒蓋以己亥連板歸罪於先生謂其必生罅痕欲因此構禍 上不知其出於凶計遂定遷 陵之議先生與右相金公壽興書以爲 聖候長在違豫久廢展 陵之禮若更親

審則豈有今日之事也時先生以凶言嫌不敢進言金公新當鼎軸欲其牖之於都俞之際也實亦戊申劄陳之意而終爲後日誣捏之資 上命先生撰遷陵誌文又令書進荐 召不已先生亦不忍不效於聖考終事遂西行及至畿甸又受左相新 命不敢入城轉進驪州奉審新占 神穴再疏辭得遞先生遂入對又獻議請改 葬時君臣依古禮服總別製布團領烏帽帶爲視事服廷議不一終不行先生既寫誌卽出郊外詣舊 陵奉審 梓宮溯江赴哭新陵禮訖卽南歸疏請 先王享祀勿書僞號曰願

殿下追思 聖考志事勿復以污穢腥臭之可醜者
冒薦於 清廟朱絃之間也又言啓 陵時事以爲
當初啓土尺許已審 隧內之無故而任事諸臣恐
懼於罔極之人言仍封之議終不敢出焉 新陵之
吉雖自昔所稱而亦豈若仍安於己安之地哉臣今
踪迹之危不翅集木而又獲罪於國舅不敢出片辭
於其間臣孤負 先王之罪萬死難贖疏八越月
下答大示未安之意甲寅春先生更申前疏之意
上終不答先時清風府院君金公佑明葬其親用隧
道閔公維重 啓請改正先生直其言金家怨先生

甚至是先生請建 新陵表石清風大斥其議謂前
代所無不可剗開而言出於某故羣下不敢非是又
有閔世益者狂易喪性不能執其父喪其家用玄石
朴公世采言以其子慎代父服喪稟於先生先生謂
此實朱子定論而亦宜呈禮曹以聽 朝廷處分鑄
攻斥先生以爲亂人大倫清風又以爲此世益及慎
俱無其父也請 上罪之先生陳疏引咎以爲 刻
聖三陵北路諸 陵皆有碑表非今作俑然人各有
見無害於各陳而乃曰賤臣所言人不敢議閔家事
本依朱子說而言之者臣故其紛紜如此佑明意有

不可則直請臣罪可也何爲此藏頭之說使閔家替受重究也豈亦於臣證成人莫敢矯其非之意耶前疏中獲罪國舅者蓋指此也三月王大妃昇遐先生行至畿甸聞 慈懿殿服制初定期年改以大功致 上詰責而其實關先生已亥議禮先生不敢入遂陳疏退歸華陽及葬至楊根迎哭 廡衛待下玄宮望哭於 陵外即還嶺人都慎徵疏論服制必欲構誣先生 上命大臣六曹三司會議議 啓入教以附托他論配領議政金公壽興仍改定邦禮朝著大變他論指先生也先生進詣萬義待罪八月忽

聞 上候大漸馳至江外 遺教已頒先生進哭闕外即出城受服歸萬義有 陵誌製進之 命先生引罪不得承當 上連遣史官 宣諭促召先生進詣江上蓋欲治一疏論服制首末以俟 處分凶人郭世楨希鑄旨托以議禮誣先生又以先生爲翱翔近畿先生蒼黃南歸積於引對陽斥世楨陰實庇護 上以世楨疏爲忠言而士林之爲先生疏辨者皆被 譴配於是羣憾蝟起構先生益急 上一皆褒寵先生進至鎮川待罪時兩司合 啓以乖禮亂統論先生連請罷職削黜皆一 啓而允乙卯正月

遠竄之 啓繼發 上以爲宋某雖有乖禮之罪邦
禮今已釐正則削黜之典亦足懲矣後數日兩司請
對游辭固請 上遂從之竄于德源時有星隕淫虹
之變儒生鄭祥龍等上疏以爲此與慶元乙卯請罪
朱子時變異相符極言伸理 上大怒特命投北鑪
又使其徒請移先生遠惡地椿棘于長鬢南北千餘
里觸冒潦絕困厄百端而先生處之怡然時論漸急
務爲深刻又請先生椿棘絕島又以釐正邦禮請告
宗廟亦有疑貳者其論止焉鑪積等陰結楨楠久蓄
不臣之心而兇計終不售又謀以禮論先除先生遂

使鄭之虎更發告 廟之論積與權大運李元禎等
或緩或峻抑揚操切而皆主其論 上終不聽門人
宋尚敏嘗備述禮論始末作一冊子又悉陳鑪穆等
姦邪誣悖之狀欲進而未果己未夏竟上之兇黨視
爲奇貨杖殺尚敏謂先生與之交通移巨濟加棘焉
時有李有漬投書李煥掛書之變皆鑪陰嗾而與積
熙大運等反歸之於先生之釀成恐動 上聽交請
按律又使嶺人蔡範夏上變告先生越海招寇指日
犯 闕語益兇駭 上皆不從蓋甲寅之禍實本於
賊鑪而鑪之構禍假托己亥議禮鑪以姦臣孝全之

子戾氣所鍾狡黠文辯自許以知道始能欺瞞當世先生亦愛其才後鑄作理氣說斥退栗牛諸先正至於經書註說任自去取中庸則掃去章句全以己說易之先生謂此實詖淫邪遁爲斯文亂賊極力排之鑄以是嫉怨先生甘心嫁禍至己亥服制先生與同春言喪服疏有雖承重不得三年之文 大行大王雖已承統言其倫序自是次適 王大妃之爲之也不得過期年鑄聞之欲傾陷先生乃錄出註疏中第一子死取適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之語謂 王大妃當服齊衰三年送于一大臣領相鄭公

以示先生先生曰禮有是說然其下方有適妻所生第二子同名庶子及雖承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之語此所謂第一子死者恐是未成人也仍歷誦四種說中體而不正立庶子爲後之說鄭公亟止之曰帝王家事始微而終大萬一姦人因此構禍奈何四種說不可援更有可據之禮否先生曰 大明律及 國制無論長衆子皆服期年不爲無據也鄭公喜曰今得此無憂與諸大臣皆主時 王之制稟定爲期年鑄又引斬衰章外宗猶內宗之說謂 大王大妃亦當服斬先生辨之曰內宗婦女皆是臣子故不敢以

私戚戚君而服斬矣 大妃則我 先大王所臣事也何可不服本服反同於臣子乎鑄又引武王臣文母之說先生曰朱子既引劉侍讀之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後人何敢爲此言乎庚子許穆之疏亦鑄所嗾而傳會儀禮註疏請改定三年之制至謂立庶子爲後不得爲三年妾子故也先生承 命獻議以爲此固疏說而妾子故三字穆自下之非疏說也夫所謂庶子固謂妾子然自次適以下雖人君母弟亦謂之庶子故疏曰庶子妾子之號而適子之第二者同名庶子然則 孝宗大王不害爲 仁祖大王之庶

子也庶非賤稱乃衆字之義也考之禮經此類甚多穆又申前說以適子庶子三年期年條列爲圖投疏以進 上更令先生議先生逐段剖擊引朱子下正猶爲庶之說辨析痛切鑄之論禮計本嫁禍末乃托於著說以先生爲卑主貳宗至於善道疏則專攻先生以爲宗統不明羣志未定又以 梓宮之附板山陵之不用水原罪狀先生又以 先王銜廢之虞爲先生不能輔導又以比年天災時變皆歸之於先生兇言悖說一襲鑄穆而轉益危譎 上謂善道疏心術陰險取示廟堂而焚之先生至文義上疏待罪

因史官傳諭之 啓以爲漢文帝自稱高皇帝側室子而固無害於大漢四百年正統况 先大王之爲次適乎臺議謂善道構先生以適當反坐請按律竟命投北權認疏救善道以善道爲敢言之士而又謂之讒諂媚嫉以先生爲罪言殺士而又謂之祈天永命恍惚閃弄不成事理趙綱疏以善道爲 孝廟左袒勉 殿下追孝於 先王指斥先生語意危險皆出於賊鑄煽動傾陷之計而終至有甲乙之禍凶徒之構先生者節次層加至於告 廟按律之請而極矣然其不及於慘禍者蓋以 明聖王后親承 孝

廟德音終始扶護之力云庚申春堅楠挺昌等謀逆伏誅鑄精亦坐死朝著變化 上於禮論猶未祛惑夏因草廬李公惟泰疏始 命撤棘當議禮初李公之議與先生同及被謫李公誦言喧藉至謂新著禮說頓變前見畢竟始壽輩謂之改過 筵白放釋至是 上特命敘李公李公疏又援先生謂與同見上以爲宋某之罪專在誤禮今與李惟泰無異有是命先生恥與舊要同利作詩遣意 上漸覺禮禍之本出假托旋 命全釋仍拜領中樞府事遣史官宣召辭意懇惻深悔冲年眩於羣枉之譖而必欲一

接顏面先生依程子西監之義遂入京 上即賜對
慰諭先生仍勉勤學持敬之道 上命留宣醞曰有
戒飭寡躬者願卒聞之先生以一念善惡災祥類應
之說申申告之又曰 聖上聰明無比誠聖人之姿
若自有聰明謂人莫如我則聰明反有害矣因以年
過七十固請歸死 上懇辭勉留先生連入對講太
極圖說西銘二書歸萬義 坤殿昇遐即還哭臨承
命製進 王妃誌文留劄出郊 上遣知申懇諭留
輔 慈聖又遣寺正金錫衍 賜諺札先生以爲此
女中堯舜手札勉留司馬光者也感激 異恩承

命入城先生自以蒙 慈聖非常之恩又 主上英
明義不忍決歸黽勉遲留翌年新元袖劄爲言尊攘
之義蓋謂 先王志事不可不一誦於變化之初也
至以杜私意恢公道恤民隱定兵制等事連劄屢對
極言竭論此自 孝 顯以來先生之入朝每拳拳
於修內之意者也其請罷內司四宮各衙門屯田諸
宮家折受公主第宅之踰制者一依制令毀去之遵
職田之法抑橫奪兼并之習收編戶之布紵良役偏
苦之患凡收布之法以五升三十五尺爲一疋升尺
之漸加者一切覈罪裁損貢價之濫增推之而除厚

斂之弊大同剩餘之椿畱各邑者依朱子破分之訓以其所餘量減所收遇災荒則以蠲民賦爲賑飢之先簽軍額則以從母役爲搜丁之先申戶籍之令以明邱民之所屬行保伍之法以遵同井之古意修五衛之制以復舊典給束伍之復以資糧費訓局軍兵驕悍耗食則依御營之規給保番上外方兵器修改無財則割奴婢之貢分屬諸閭禁娶同姓以嚴禮防禁民爲僧限年漸刷者皆平日論軍國之政謨也雖以刻朝倚毗之重多爲流俗沮敗施用者絕少道之難行如此夫又如特立三學士傳以至姜孝元之

類皆以文字褒美請官鄭圃隱後孫以及嚴興道李士龍之後金應河之孫勿責虜供丁丑立懂諸人並加旌表皆所以鼓動培植爲扶世道人心之一分也時姦邪伺釁朝論多歧先生決意退歸祇送王妃廡衛遂畱疏以歸上遣重臣宣諭畱之先生對以致仕大防禮不可違時宋朝楊羅李三賢本朝李文成成文簡二賢從享文廟因下詢請釐正前所享諸賢中濫與者而周程張邵朱六賢陞配殿內勉齋黃氏追享聖廡又言金文元公禮學純備而不得從享爲士林恨又請依皇朝例作啓聖廟上

優批之閔公鼎重平日自任經濟及拜相必欲更起先生爲領袖收召諸賢更張振作共圖至治屢從士友致意於先生先生雖知時勢之不能攸爲自念君相之意如此則誠不可孤而本欲表章孝廟大烈以爲觀德之典自附孔子反魯修春秋之義兼陳休致之請而且以玄石方負士望并被召命欲勉其出膺俾成閔公之志壬戌冬遂入朝因李玄錫疏卽出至萬義轉向驪州上屢遣承宣宗伯諭召不止癸亥正月復入城劄請休致上命除肅拜引見先生更伸前懇上不許因何蕃陳東歐陽澈立

祠之 詢先生以爲此實聖人衰世之意也獻議請建乃疏言 孝宗大王聖志卓越謨猷宏遠蓋不欲僅守邦域使 聖壽靈長其必不但已也至今東土之人知君臣父子之倫者伊誰之功論其德旣無間然言其功則使仁義立而五典惇是宜追崇尊尚加隆 廟儀以爲百代不遷之廟也 上命廷議而行之時少輩以金益勳使金渙發告許璽逆謀謂之誣告論之甚急先生知非其實而以臺論之方張不敢伸救只引趙月川穆事自刻時論轉激至謂先生私於益勳先生上劄引咎仍屢乞休致 上懇辭不許

先生因疾沈綿四日而連上三劄諸大臣皆言某病中情懇誠可念也上始許之連遣承宣冢宰持諭勉留城裏與聞國政出入筵席先生上箋謝又進劄請以昭義正倫等字追上太祖大王徽號上議諸大臣施之蓋先生之意以爲太祖回軍一事實扶尊周之義永有辭於天下後世而況此大義寢晦之日尤不可不表章之以存天下之大防實與孝廟世室同一義也玄石以爲太祖回軍終至化家爲國則今日臣子不必以此表章羣議靡然未有朴泰維之疏至曰上下皆知其未當猶難相違覆卒

之宗廟重典未愜羣情先生聞之驚駭以短疏請罪又與玄石論此曰漢祖之爲義帝發喪惟其所仗者大義故朱子於綱目持筆書之况我聖祖之事實春秋大義成承旨三問退溪清陰諸賢亦嘗贊美此事於詩箋章疏至於梅月堂我東之伯夷猶以此事贊歎於吟詠之中在今日之道安得不闡明發揮時朝論日益乖亂閔公初計亦大謬先生歸意日急而上意眷向不怠先生亦嘗以不敢遠去爲對故不忍決歸或往遊近畿巖泉仍有楓岳之行上聞之遣史官問行又命太醫往護將還聞諸臺以先

生私語之發於 筵席者引避紛紜先生心不自安
改向驪江爲瞻依 寧陵之計 上連遣承旨及冢
宰申 諭速還先生上疏乞許優游自在會副提學
趙持謙因玄石疏語請收還先生致仕之 命先生
聞之以爲此將益實徘徊圖入之誦卽上疏告行泣
辭 陵外溯江而東遂南歸右相金公錫胄白 上
近來一種言者類多陽尊大老而陰加排竿朴泰維
之疏侵及儒賢若是狼藉至於趙持謙韓泰東吳道
一等褒揚泰維最爲乖激不可無警責 上命或罷
或補玄石以舉枉錯直疏論金公公又以加大凌

長對斥少輩自是少輩益加憤怒而舊憾於先生者
相與和附遂有老少論之稱焉冬聞 上痘候忒重
先生驚遑步出家人賃馬追之時風雪甚惡先生單
騎疾行及至 上候已向安畱劄南還聞 王大妃
昇遐旋赴 殯殿入對 嚴廬甲子春製進 陵誌
先生聞名八枚卜卽陳疏歸時尹拯與史局書自伸
其父江都事言栗谷真有八山之失而先人本無可
死之義又謂金公益兼權公順長無必死之義京外
儒生合疏攻之掌令洪受疇欲實拯書意疏誣栗谷
之落髮而引沙溪爲證先生大駭以爲并誣兩先生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不可不明白剖破且權金諸人同樹節義扶植世教
今以傷勇之意欲使之掩翳節義之明晦實關國家
之興喪陳疏痛辨之丁卯正月 上臨筵歎息語及
神皇盛德先生喜聞曰此亂極思治之一幾也遂上
疏陳頌 先皇德意以及 列聖尊周志業以彰大
義末言今茲 德音之渙發豈非天理明人心正之
大關楨也惟願 殿下誦 宣廟必東之奏歆 仁
廟拱北之誠益勸 聖志益懋聖學益修仁政益飭
武備以繼我 孝廟志事焉戊辰冬 莊烈王后因
山先生至 陵下哭 厥衛擬入慰 嚴廬因以一

疏辨拯黨誣景獻公事又依裴晉公玉帶事還進
孝廟手札而歸時輩機謀日深遠邇合勢將交章構
禍先生不敢冒進直自 陵下退歸興農先生曾愛
華陽水石之勝築書齋講道其中末又移居于此蓋
擬晦翁之婺源也時 景廟誕生門人多請入對獻
賀先生曰昔今 上誕降以情勢不安不能申賀爲
羣憾所構誣今日情迹之不安又甚於前何可苟且
計較爲前日之所不爲耶己巳正月 上特定 元
子位號廷臣皆以 正后有慶有不可知且 王子
生纔數月定號太早南公龍翼以力爭被 譴兇徒

喉人投疏直以時異則事異之語恐動 聖聽 上雖因喉司之言島竄其人朝著震惕大禍朝夕且至先生以爲今日臣民之所屬望捨 王子何歸如是汲汲殊欠從容且諸臣所達亦先事周詳之慮不可不爲 上言之遂進短疏以爲昔宋神宗生哲宗其母後宮朱氏橫渠張子聞而喜甚程子美其公忠朱子呂東萊表章於寒泉之編程張朱呂之前後一揆者爲宗社純乎天理也今日諸臣之心亦豈有異同哉諸臣有位號太早之說蓋哲宗十歲而至神宗有疾始封太子以帝王大舉措貴於于于也昔年許穆

進國本未定之言故相臣鄭太和進曰 元子誕生之辰卽國本已定之日也其言不售今者 聖明雖已痛斥讒人種子安知不起於千萬世之後乎子弟門生交謁叟諫先生終不聽疏入 上震怒夜召承旨玉堂以疏中有疾始封之語反覆 下教以爲宋某山林領袖敢生異議無將之徒將接迹而起李玄紀等左右構捏以激 上怒又贊揚拯前事以攻先生 上特命削黜是二月朔日也太白晝見於是舊臣竄逐殆盡鑄積餘孽充滿朝廷起拯爲大司憲遂引拯父子追復鑄爵始鑄之伏法先生謂他日伸鑄

尹家必爲之張本至是果驗因兩司合 啓始令遠
竄已 特命椿棘濟州先生行過連山路出沙溪先
生墓下使門人操文往告爲言斥鑄之侮毀朱子曾
有巨濟之行而尹宣舉黨鑄以厄斯文并與宣舉而
攻之其子拯不思蓋愆之道反隲視小子使其勢潛
熾 宗國將亾又敢詆侮栗谷小子不勝驚愕攻擊
之言或過其中又曰小子遂有此行而拯乃騫騰苟
使吾道由吾而不至盡亾則雖滅死萬萬無恨矣此
出於血氣之私而或非義理之正耶苟如是則不但
南海之神罰而殛之其得罪於先生甚矣蓋拯蓄怨

圖禍自前冬兆朕已露先生之言如此先生於是行
也一以後事屬門人權尚夏以溪上所傳栗谷先生
手筆付之又以誠直之訓戒子孫候風于康津與諸
生講論經籍留六日先生以久在平陸爲不安請禁
郎亟發及出海風猛浪湧舟幾沈篙人束手先生晏
然端坐朗詠朱子飛下祝融之詩既入棘中日與孫
疇錫看朱子書兇徒相繼陳疏請黜兩先生於文廟
以掇拾兩賢餘論力排尹拯爲先生之罪金邦杰論
以極律謂乖亂宗統動搖國本又以 太祖徽號
孝廟世室及癸丑所與金相書爲先生極罪臺啓改

請拿鞫三司又合啓力請 上遂允之中外儒生及門生屢百人方爲先生陳疏伸救及 命下皆守闕痛哭前後伸辨者竄配相續五月 拿命至先生始意其宣藥沐浴更衣又作書寄訣權尚夏托以朱門緒業又令依南軒虞帝祠楚人祭昭王之事建一間屋於華陽磨崖之下以祭 神 毅兩皇帝禁郎迫出先生讀傳 傳旨拘先生于村舍先生爲告先考妣文歷敘平生學問出處及姦兇構禍之事以付疇錫使之歸告墓前又以一書告訣于玄石回泊海南始聞 坤殿廢黜吳公斗寅朴公泰輔諫而死失聲

痛哭曰爲臣子者尚可生乎乃草遺疏言 聖祖德烈及姦兇之實惡 世室假托預定矯誣陷害之狀時文谷金公壽恆受後 命於珍島諸孤走人乞銘先生已絕粒食又驅迫作行氣息殄殄子弟請略成數行先生曰此將爲後世大議論不可草草盡書無闕遺大運輩聞先生疾勢已劇恐徑殞於道以爲某罪惡彰著無待鞫問請速 賜死 上卽許之至井邑聞有後 命先生又草一疏言其前後出處大義并初進 御札疏及海南時遺疏 聖祖 聖母手札授疇錫待可進之日進之執權尚夏手語曰吾常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以朝聞夕死爲期今年踰八十終無聞而死是吾恨也此後惟恃致道尚夏問後事當用何禮曰以家禮爲主而參用備要襲斂則先用淡衣次用朱子所服上衣下裳之制襴衫是皇朝時所崇服亦可用也又曰墓道勿建豐碑只可立小石致道略記數行以表之因以上所謂朱子學問孝廟志事申申告教又曰我國國小力弱雖不能有爲常以含冤忍痛迫不得已之心吾黨之士存諸胷中勿失可也又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孔孟以來相傳惟是一直字而朱子臨終告門人亦不外此君其識

之雖臨命蒼黃之際其授受之丁寧如此仍曰吾命將絕趁今一息猶存受命可矣藥來何遲命取上衣加身斂膝瞑目俯聽傳旨遂進藥就枕而逝是六月八日癸酉也前一日夜白氣經天是夜奎星隕地赤光互屋上人皆嗟異焉治喪一遵遺命門人持服者百餘人勒歸興農用土禮七月辛巳權厝于水原萬義舞鳳山西麓遠近觀葬者殆千餘人蓋先生之禍始由於鑄穆之構誣終成於拯之潛煽拯是先生四十年服事之門人也其見識迷暗心迹謬密一襲其父宣舉黨鑄之習自少連袂兇徒表裏相關又

閱歷世故惟利害甚熟至是見少輩之攻先生者可
以黨與而爲對手也始敢挾其勢而自立門戶以先
生所撰其父墓文要爲分貳之計與時輩乘釁密合
搖惑一世先生念拯父子律身制行不無可稱舉世
靡然而其用心處全在於計較趨避故爲害尤甚又
黨助賊鑄以釀斯文之禍其弊不止於今日之紛紛
必將爲世道無窮之憂吾敢自愛其身不肯攻彼之
邪淫以負 聖祖付托之意耶遂於丁卯疏末極言
宣舉失身黨惡拯悖理傷化之由自此拯之仇疾怨
毒日以益甚以至其徒羅良佐等投疏誣捏極矣始

丙子夏孽虜僭號宣舉倡多士上疏請斬虜使虜使
遁去及江都之變與權金二公守堞約死又令其妻
先死而終乃爲奴受虜標出圍自謂慙憤悔責從慎
齋學讀書求志其章疏稱死罪臣備述臨亂苟免之
事終身不娶不仕先生與其新而不念其舊又惜其
初年氣節謂其以不死自廢則與以死自厲者事雖
不同同歸於崇節義也至附見於三學士傳未及鑄
侮蔑諸先生敢毀朱子註說宣舉以牛溪宅相反助
鑄甚力先生辨責不已至曰春秋之法治亂賊先治
其黨與有王者作公當先鑄而伏法乙巳東鶴之會

先生又歷數鑄罪而曰今亦復爲扶護乎宣舉始乃以鑄爲黑爲陰又曰豈可以爲黑爲陰而不絕其人乎先生喜曰公從此灑然矣宣舉歿拯以玄石所撰狀文謁銘於先生而示以宣舉年譜及己酉擬與先生書其譜則以其父之終始扶鑄爲公心正見以先生之斥鑄爲過激不中推尊鑄學鄰於生知以爲希仲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註說其書則曰禮訟之禁解則吾道自歸於公聚精會神庶績熙矣如尹許二人縱有註誤之失安得終斷以譖賊不之容乎今果能滌禮訟猜嫌之迹先從此兩人始則

可以服人之心先生見此大駭而又聞鑄祭宣舉文曰子謂我妄攫世禍我謂子不能自樹密地情話反以先生謂世禍先生始知其前日之自謂絕鑄全歸假飾因此而其所謂悔責云者亦不能無疑也不欲泚筆於其碣而終有所難辭者又以玄石之屢書相勸黽勉應副而稱道之語一循狀文拯謂不滿意屢請改之先生終不許蓋當癸甲之際鑄積勢熾世道將傾拯之以其父擬書始出於謁文之行者其意果何爲也先生之見而駭之拯豈不知碣文之出於先生者不稱其意亦豈不自知耶及庚申先生歸自海

上以勳戚諸公謂有扶社稷之功治獄大臣謂能平反凶徒以此禍心益耽耽他日翻復先生之為士禍孤注拯己先覩而恐為畢門之寒暄遂以碣文之不改謂之讎怨而平生一事之地忽謂本原學術之可疑乃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機關術數等語貽書玄石私自譏切乃傳會無根之說連書屢牘恣意迫蹙誠師生之變怪斯文之不幸也文谷金公老峯閱公白于上以為拯之誣詆其師非語言薄過不當復以儒賢待之蓋先生之處宣舉者只二事也始焉宣舉自謂悔過自廢則先生信而與之為之稱道始

焉宣舉自謂絕鑄則先生信而嘉之喜其灑然及拯有史局書則江都事無所悔而依然失節而已宣舉譜書出則鑄賊無所絕而依然黨惡而已不悔而謂之悔不絕而謂之絕先生每謂一生見賣於宣舉心切痛之為宣舉者生前死後之相反若是則先生之處宣舉者前後不同亦義理之當然真如妍媸俯仰隨物遷形而不害為鑑衡之空平矣拯不徒不蓋其父愆實自發其愆以致先生之不得不辨斥而反謂父師有輕重敢於背師者多見其悖倫而已矣先生固知其義理不勝利害則終必無所不至拯辛酉擬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書先生雖未及見之其一轉而爲己已慘禍先生已
先言之矣後六年甲戌 肅廟大悔悟迸出羣兇克
復 坤位而首復先生官爵 特遣承旨致祭于廟
時疇錫已歿胤子基泰疏進 兩聖手札及先生前
後遺疏 批略曰先卿畢義效忠至死采篤執書盡
傷益切悔恨先卿不負予而予獨負先卿悠悠九地
孰知我心 特命不待諡狀 賜諡文正丙子冬改
葬於舊穴稍上數武夫人先葬有穴至是合祔始
賜禮葬隱卒崇終殆若無憾而一番人執命世道益
淪陷斯文益壞喪先生之道日消矣自茲以來士論

之尊先生者屢起屢踏蓋 肅廟曾入拯黨父師輕
重之說以爲拯之背師爲父也每怒之至乙未丙申
間以市南俞公源流事權先生疏論拯前後背師之
罪因此甲乙爭論源頭事實始大彰著 上翻然覺
悟命入拯辛酉擬與先生書先生所撰宣舉墓文覽
之答右拯疏曰昔年下教在墓文擬書未見之前今
日下教是擬書墓文已見之後予心一悟是非自明
雖謂之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
至 答 景廟辭代理疏以斯文事并與精一心法
而托之曰近日事處分正而是非明顧不重耶故特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言之予志汝遵又親書華陽院額遣承旨揭之特
命追削拯父子官爵又撤去先正之稱建院之命
勿復以儒賢待之及聖考薨內頒御製有以書示
予意爲題別爲文字大意與景廟疏批同而以爲
予深究義理是非大定爲予子孫者須遵此意堅持
勿撓聖考於此義大書而不一書之其憂世道衛
斯文之意至矣而末乃爲貽燕之謨者如此蓋謂墓
文初無訾辱語而擬書則構捏酷矣可見拯之背師
本不專由於墓文也且深知先生之爲大賢君子則
背悖先生者皆小人也明淑隱之別嚴是非之辨畢

竟處分光明磊落可質鬼神而俟百世先生之道
於是乎如日中天爲世增重矣自是尼徒之廢斥者
蓄憾伺釁至辛丑與己巳餘孽合勢鴟張謀危儲
宮土禍大作先生所謂讒人復起宗國將亾者真
如燭照而符契先生於是被黜道峯今上乙巳夏
化卽復院享館學及八路儒生疏請廢享文廟者四
十年至丙子始泮許又宣旨舉華陽皇祠特褒
先生尊周之義更加贈上相此先生百餘年間與
世屈伸之大略也蓋先生稟剛方正大之姿有宏偉
恢廓之量靜而凝默則如喬岳大峙動而作用則如

居業集卷之五十一
洪河赴海儼然人望而畏之卽之和煦之氣薰然襲人先生真可謂我東數千年間氣所鍾也雖非從事聖學自是豪傑之人又就賢師聞道旣早門路甚正以大聰明用困蒙百千之力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而彌老彌篤心力果毅己私之萌一克僂了故天理常勝實踐之至終成大賢地位自言欲學孔子當先從朱子學旣淹通六經四子則究竟於朱子書循環熟復如誦己言是以其學一遵朱子程式以致知爲始躬行爲終而敬貫終始自吾身心性命之奧人倫日用之常以及天地鬼神之變古今治亂之道莫不

精粗俱到表裏洞然戒懼愈嚴於不覩聞之時省察益密於人不知之地一心謹畏無貳無雜隨時隨處無少間斷酬酢萬變炯然不亂嘗謂朱子之學不明故世或誣侮朱子而亦多黨助之者世道之害甚於洪水若使人人讀朱子書知朱子義理邪說自無所售遂取大全書隨手劄錄名曰朱子大全劄疑大義躍如微言盡析粗解文理者皆可以曉然誠後學之指南也又有語類小分二程全書分類論孟問義通考皆切於學者之考覽也近思釋疑鄭守夢因沙溪劄錄一冊裒粹而稍大之先生修潤成書心經釋疑

以退溪講錄承 命添刪者也先生言後朱子而著書者非妄則贅也是以無意於立言示後而其續集二十四卷皆與學者答問經禮者心性理氣之論經傳訓詁之說開發微奧多前人所未言而禮則究先後本末之辨公私常變之節必主宗幹大體既正無繳繞於支葉之繁故其說勢順理得沛然無所窒礙焉爲文章雖不屑屑於作者軌轍多積博發汪洋浩大頃刻數千言如風驟雨集變化百出而皆自所學中出來是蓋韓歐文詞程朱義理經緯而成章也其片言隻字人皆寶重翰簡碑版遍滿國中羅麗以來

亦莫盛於先生也居家事父母極其孝與兄弟盡其愛喪則戚易備祭則誠敬至夫婦相對如賓婦人禮譬童子雙紉以從華制朔望坐正寢受子孫男女拜用溫公家儀諸孫始生接見如古禮閨闈之間斬斬如治朝而親愛之意亦必怡怡如也處於師友恩義且篤沙溪先生之歿慟之若喪依勉齋服朱子喪至暮年忌日齋素終身不廢後以事沙溪者事慎齋而事清陰亦以師道及其喪皆伸三月之制同春則少小同塾至白首道契特摯講學論事大體無殊生竄死尊患難相關每謂父母不同兄弟至歿服以加麻

視其子孫無異骨肉松崖滄洲市南石湖亦嘗心與而慟惜其已不止爲私好也權炭翁之疏歸之赤子心恆加原恕李草廬患難時行語每處之不必疑俱不替舊誼其訓誨後進隨才高下開導有淺深誠心誘掖諄諄不倦必使知行兩塗無或偏廢以居處恭執事敬爲操心之初程至於讀書次第必遵程朱遺規而一以爲己務實爲成法若見其言論措爲稍涉便宜則曰此正一種時議自私之說爲害聖論甚於異端必嚴辭斥責處小人如刀兩斷不復假饒而人之有過或能改遷則歡然相好若初不知有過也事

君忠以懇懇義以方方弼違補闕自附於格非責難之義無間進退皆出於憂愛惻怛之心而尤致意於天理人欲之辨祛私秉公之道時可以仕則雖處以賓師之位任以明淑之責不爲秦也事可以言則雖姦兇堵立擬以誅殛之禍若無覩也前後出處惟義與比城下歸來永矢邱壑中間一出只爲見可之義而大業未半遽哭遺弓則遂返初服雖或有入朝之時亦欲扶植其一脉大義而已更無當世之意矣若其措諸事業則以尊攘爲第一義而必以修內爲本經邦國以節用愛民爲先淑世道以距諛息邪爲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務嘗誦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語而以孟子枉尺直尋程子第一等讓與別人之訓爲戒事無小大義所當爲不問死生利鈍如水臨萬仞無少屈曲築底洞快其見嫉於姦邪不免慘禍固以此而身後數十年終使君父覺悟道以之大亨者其亦以此也夫夫人韓山李氏受貞敬真誥牧隱先生之後都事 贈參判德泗之女先先生十三年歿生一男二女男四歲而夭基泰從兄師傅公時瑩之出先生取而爲子女長適縣監權惟次適士人尹搏側出女爲閔周鏡妻基泰蔭仕至寺正卒官同知孫男殷錫縣

監疇錫校理茂錫郡守淳錫縣監晦錫早歿一婿縣監崔星瑞以鋌司評以錯判書以鎮女適李寧錫權出殷教周教女適慎命殷縣監李泰鎮尹出閔周鏡有一男三女男 殷錫生一源克紹家學官師傅漢源混源浩源監役會源疇錫生有源教官久源茂錫生和源文源明源淳錫生正源廣源端源晦錫生婺源教官玄孫以下至五六代孫摠五十餘人多不盡錄其仕者玄孫府使文相待直正相監役後相司評述相縣令學相縣監徵相能相皆以學行薦曾經執義五世孫煥星生員壯元副率主先生祀者文相

子煥世也校理公文學名世先生嘗愛重之先生既
葬校理公與權先生裒集遺文編次年譜而 肅廟
戊戌 命刊進文集婺源又以私刊續集合爲一百
九十一卷并年譜五卷行于世校理公以行狀托農
巖金公昌協誌文托睡村李公畚家狀則手自編半
藁而歿權先生使一源及晦谷申君愈共足成之狀
誌亦未就而二公後先皆歿士林恨惜焉諸後孫以
爲丙子改葬猶有不利卽議更遷宅兆久不食吉懼
體魄靡寧乃者定厝於清州東青川鷹山下壬坐之
麓將以今丁丑十月二十四日移窆焉 上因大臣

言 命賜擔夫及葬祭具又遣官致祭執義君與煥
世以鳳九爲寒水舊門徒與聞先生故事俾成誌文
以及於掩壙之日噫先生之德之道地負海涵而五
十年斯文世道大義理大是非所係雖以農睡二公
邃學鴻匠猶且逡巡顧小子蒙陋何敢議到然平日
願學之意私淑於函丈之地者實在我先生常以文
中子所以稱於夫子者自誦於心今於文字之役亦
不敢終辭謹撫年譜家狀參以舊聞於師席者撰次
如右嗚呼朱子沒洙泗之道無傳胡元穢之王陳旻
之其道旣東鄭文忠公倡之於麗季我朝休明諸賢

蔚興靜菴先生學本明誠治慕三代退溪先生沈潛
性理講明經義至於粟谷先生本源純粹言行愷悌
通透乎心性理氣之源綜錯乎安民濟世之術沙溪
先生篤於踐履而朱子之遺恨於三禮者究其常變
靡有餘蘊皆彰明斯道得不傳之緒而惟我先生全
體大用之學憲章朱子又於諸先生之說推窮源委
會而通之此所以集大成而爲百世師也又竊念天
之迫於氣數將不得不有一亂則又必生一治之人
以擬之孔朱皆值世衰亂垂空言而明義理以當一
治丁丑夷虜之變亦一亂也我先生躬逢 聖主咸

有一德繼朱子而明尼父一統之義使吾東方數千
里不至淪沒於夷狄禽獸之域亦所謂當一治者也
嗚呼義理通天下一也此義也何但止於我東而已
顧今天下腥羶中州陸沈若使天下之人皆能知此
義而存諸心則是亦天下一治也然而力弱勢局終
不能使此義行之天下則豈非先生當日之遺憾也
耶敢并書此以俟百世之知者焉時 崇禎甲申後
百十四年丁丑十月日後學坡平尹鳳九敬誌

寒水齋權先生墓誌

昔我老先生講道黃江之上九菴宋先生題其室曰

寒水書朱夫子秋月照寒水之詩揭之及己已禍作
用朱夫子托衣書故事以諸先生所傳授手蹟授先
生又於訣書特舉朱夫子易簣時所授門人直字之
訓以告之嗚呼是不曰吾道之托在是歟蓋集羣聖
而大成者孔子也集羣賢而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
道既東羣儒蔚興而其大成者亦惟允菴先生也孔
子之道至朱子而益明朱子之學至允菴而益闡我
先生即允菴之嫡傳也先生之淵源其大矣觀於此
先生之道之學可知己先生姓權諱尚夏字致道又
號遂菴權氏安東大姓始祖幸麗朝太師至我朝

有克和參判兼提學城行判書花川君於先生為七
八世曾祖諱靈察訪 贈判書祖諱聖源府使 贈
贊成考諱格執義 贈領議政為 孝 顯朝諫官
以直言稱妣李氏 贈貞敬夫人其考都正諱楚老
祖觀察使諱春元號九畹 崇禎辛巳五月八日生
先生自幼聰悟絕人贊成公夜必懷抱之口授三百
篇誦無差每隨贊成公雞鳴而起左右給事晚年亦
必曉起曰吾自五六歲侍王父習性如此云贊成公
任湖郡郡久有疑訟公方閱簿先生時九歲在傍遽
曰是不難兩造之券俱稱世傳紙與筆宜參差否者

房澤集卷之五十一
偽也公遂詰其可疑者立服十歲見市南俞公棨市
翁賞之曰公輔器也授尋三百註影數法先生一聞
而悟二十一中進士遊太學聲名出等夷凡有士林
議必執耳丁未華人陳得等百餘人漂到濟州不改
華服自言 永曆皇帝尚保一隅州上其事朝廷懼
虜喝議縛送先生慨然曰將此周餘之民投之虎口
義不忍爲也遂與若而同志密疏極論議政公在臺
閣亦上疏爭之俱不報時閔文貞維重請於朝乞以
身彌縫之亦不許文貞執先生手相與慷慨涕下先
生自弱冠已遊於允菴同春兩先生門自議政公喪

念絕世路專意爲己學癸丑憂吉從允菴先生於華
陽講啓蒙繫辭洪範內篇四書等書甲寅 除寢郎
不就乙卯允菴北謫同諸門人疏辨遂挈家入峽靜
居潛玩仰思俯讀自有人不知之樂矣庚申允菴歸
自島中先生即往省之自此十年太半在華陽門下
時允菴類分二程語錄撰定朱子大全劄疑與先生
商訂去取卒乃一委焉先生梳洗成書於劄疑允致
力後 肅廟命取之備 法講連 除參奉都事癸
亥用薦授別提丙寅以司憲府持平 召皆辭遞己
巳黨禍復起允菴椿棘耽羅己而有拿鞫 命至井

邑又承後 命先生入就訣九菴握先生手曰吾嘗以朝聞夕死為期今終無聞而死此後惟恃致道矣學問當主朱子事業當主 孝廟大義又舉訣書所引直字之訓申告之前後眷眷托以斯道者皆心法要訣學問統宗大義所係其授受之丁寧如此九菴沒士望歸先生益重先生見時事蔑貞閉門篤志欲不易乎世居六年 上悔悟復九菴爵以掌令 召先生又 除司業進善丙子陞執義屢降別 諭召之皆不赴戊寅特 旨拜戶曹參議 上欲復魯陵及愼妃位號令百官議又問先生先生議若曰靖亂

之際 魯山讓德傳位尊為上王初非放廢而末後處置亦非 世祖本意也 世祖雖罪六臣至以後世之忠臣褒之其後李若冰請為 魯山立後 中廟教曰如此之言至貴也 列聖之微意可知 皇朝司業王祖嫡請復 建文年號建文於 成祖初非傳禪而祖嫡之言猶如此此可以為照今若復位號可得無憾於神人又曰愼妃以 中廟潛邸時元妃無罪見廢在當時則金淨朴祥請復之論實為正當既終廢棄未行封典則此為 先王廢妃以先王廢妃追配於 先王恐或有違於子思所訓也

上遂追上 魯山君端宗號慎妃只 命別立祠庚辰移吏曹參議兼贊善祭酒辛巳 仁顯王妃因山進至畿邑陳病而歸太學生魚有龜等疏請召致上遣史官別諭召之先是朴世堂毀朱子註撰故相李景奭碑文誣鱧尤菴癸未館學儒生疏斥世堂并及景奭孫廈成等恚甚反疏詆尤菴語極悖先生上章辨之因斥毀經事 上優納 特陞戶曹參判尤菴嘗以我東於 神 毅兩皇恩義俱不可忘有意祠享在耽羅以此托先生卒成之士類中或不能無疑於義起樂禍者又持之甚危先生以為此義

關尊周并不撓遂就華陽之 毅皇御筆所刻幾武之下立祠實尤菴舊居之南也榜曰萬東以甲申寔毅皇殉國歲正月始祀二 皇時 肅宗議廟祀神皇使左相李公畬問於先生先生又力贊之朝議多不一 上意未已竟築壇祀之今大報壇是也連拜大司憲吏曹參判壬辰進秩特 除漢城判尹旋移長天官 拜都憲先生弟判書公尚游以副學侍講 上從容謂曰大司憲前後敦召非一再遐心莫回予心缺然且諭願一見之意筵臣請降別 諭召之 上曰面諭其家人異禮也宜以予意私相報也

自甲戌變化以來 上之傾嚮日淡至是又可見必欲致之意文巖鄭公澹良齋李公喜朝皆貽書勸出先生猶力辭不行蓋先生出處惟天下大義是視而復雪之義無地可講况師門之禍千古煩冤而後來伸理不能無遺憾先生之迹又豈可以涉於世哉先生未嘗以淡意示人先生之志之所存其誰有知之初先生與尹拯同事華陽拯自其父宣舉時附賊鑄怵世禍自貳於師遂以其父墓文謂不滿意益肆誣悖先生惡而絕之至乙未源流事作拯之心益敗露源流者市南公所纂輯禮書也公以拯爲門人使拯

修整臨沒申囑之後公孫相基欲入梓拯推托不許蓋公編是書宣舉亦與助其推托故有意也末乃以朝令刊行相基索還其淨本則拯與其子行教匿其書曰吾父所共編又曰吾家書執不與相基爭不能得遂以舊藏初本登本先生序其首旣又書序後明言市南主編之意又聲罪拯曰父事之地用此蘇張手段又曰邢七之狼狽其本來伎倆鄭公亦跋其下罪拯者同書進御 上怒特罷鄭公鄉儒柳奎等覘上意投疏詆先生又以先生撰九菴墓表有駭機交煽語稱爲拯辨辭極悖誣太學生尹志述及八道儒

生等疏辨皆嚴 批斥之先生亦拜章請譴言源流
事曰棨之托此書於拯者前後書具在棨文集而嘗
見宣舉與人書皆以俞氏爲主其撰棨行狀備述元
所編輯之實今日之可信孰加於此最可訝者拯之
答相基書曰所謂奉托之語終不記得彼雖老昏此
豈可忘之事乎古語曰死者復起生者無媿如使棨
復起拯之心媿乎不媿乎拯之祭棨文曰先生子姪
視拯拯以父兄事先生恩義之篤於此可見生前受
其屬托死後相背至此所謂蘇張手段者此也拯於
四十年服事之師誣毀斥絕視若讎人而今於棨又

如此此豈天理人情所可忍乎臣所謂邢七狼狽者
此也臣竊念拯之所爲一則背師二則背師而人心
陷溺不以爲異事一之義幾乎湮滅臣爲是之懼敢
於序後文略有所論又言臣師得禍旣由鑄黨之復
起拯之騫騰又在其時臣師累以此形諸文字今於
墓道之文安得不據實爲說乎時 上有疾翌年丙
申始 賜答大示未安意正言趙尚健極言 處分
之失被罪去自此拯徒迭出詆誣先生賊臣真儒乘
機入悖疏入對語益懣 上曰序後文已自內火之
又納鳳輝鄭棡等劄誣至 命罷先生職崔錫文等

稱拯門徒發拯辛酉擬與九菴書臚罪狼藉詆辱及於先生館學儒生次第疏辨或書進宣舉墓文或論辨擬書 上一切拒之蓋拯托其父墓文而背九菴故雖 聖明始不免有惑志每曰父師有輕重拯無罪及先生疏義理盡到而甲乙爭論其事實始大彰著 上亦因以自悟七月忽索入拯擬書宣舉墓文越五日特降大 命令首叙先生又 命印序後文入之曰燬之予過也賊臣命尹等稱泮儒上右拯疏亟置命尹儒罰 教曰昔年下教在墓文擬書未見之前今日處分是擬書墓文已見之後予心一悟是

非自明雖謂之有辭後世可也父師輕重之說今不當更提序跋還印亦次第事也凡拯徒之前後醜正者皆罪之拜先生大司憲 遣史官別諭曰頃源流刊進予驟看序文處分太遽恩禮衰薄淡用慙歎昨非已覺官爵如初士林之拂鬱可以少慰也特陞右贊成下 旨追罪拯別作文字著爲公案使後王勿撓丁酉春 上浴溫先生進住槐山 上遣史官促召赴 行在先生辭以職 上諭禮賢不在官爵許解所帶諸銜以布衣入覲先生遂詣 行殿以扈駕戎服入對 上喜甚使之前握手勉畱問濟治之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策先生對曰天下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一心治心之法又本於一直字朱子以爲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臣師宋時烈臨命亦以此訓門人曰直字之義所包甚大孔子曰人生直孟子曰以直養大學之誠正中庸之誠一皆是意也此聖賢相傳心法也今 殿下端本出治之道亦豈他求又言聖人之功莫大於春秋春秋之義又莫大於尊王此義苟不明人類入於禽獸今四海腥羶而我獨爲禮義之邦者莫非我 孝宗大王之功也臣師爲 孝廟密贊大計期以身殉天不助順 弓劍遽遺每言及此

未嘗不流涕而道之矣今我國小力弱雖不能有爲然其義則不可不知 殿下之築壇誠義舉而人心陷溺猶欲誦傷大義以臣師赤心歸之虛假舉世莫之知怪臣恐此義日益晦昧淪於夷狄矣必以 孝廟之志常存諸胷中勿至泯滅是繼述之大者末言衛武公年九十猶作抑戒以自警 殿下春秋雖高比武公有間亦宜奮發不可倦勤 上皆嘉納而感歎焉欲與俱還先生聞子病急報留疏徑還 上悵恨久之五月 擢拜右議政尋陞左議政時 景廟在東宮始聽軍國政先生上書 東宮辭職仍陳勉

戒語適有言 東宮聽政宜告 廟議下大臣先生
雅不以相職自居凡大臣議輒辭至是又不對洪萬
遇疏詆之曰山人調護不宜如是用意極巧險先生
上疏待罪 上批條破其誣曰向來雖有未安之教
卿在遠不即聞知持旨旋頒處分大定此卿所以不
復提論直陳勉戒於 春宮而卿於本職過自謙讓
此所以告 廟詢問不得獻議者也萬遇欲售甚間
計誣賢毒正萬萬痛惋已施削黜之典玉堂及太學
生等亦交章辨其誣戊戌 端懿嬪薨禮官以期大
功并稟上服 上從大功此蓋己亥期年之禮也甲

寅餘黨大唱小喝有侯賈禍禮官撓怯請改期制後
臺臣又論其不可 上問於先生先生主大功以對
庚子春疏凡十九上始遞相拜判中樞府事四月聞
上候大漸進到忠州六月奉 諱受服而還 景宗
元年辛丑先生壽八十一八月先生示德二十九日
考終于寒水齋病革侍者以新冊 儲位告己不能
言猶色喜如欲起者蓋一息未泯其不怠 宗國之
念如此訃聞 上下悼亾教賜葬祭如例館學及遠
近院儒皆走位哭及葬操文祭門人加麻數百夫人
李氏郡守 贈議政重輝之女清陰金先生外曾孫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也婦德咸備配君子無違先先生十年而沒十月某
日合窆于忠州北東谷癸坐之原子煜府使側出子
燾燦皆天女爲申智妻府使二男養性郡守定性判
官女適李思徽應教黃梓妾子順性僉使五性郡守
子濟應判官子震應肅廟既上賓拯黨乘時用事
一反舊典復拯官致雲點黨冕之孫素怨山人遂追
誣先生啓削爵名今上卽位復官致祭不用狀諡
文純聽建院祀享所與學者問答及詩文若干卷定
性衷集將行于世先生狀貌魁傑宇量宏廓真間氣
之鍾命世之才雖非受資於學力自是偉男子而自

幼受諸賢獎勵有志於學十五六出入黌試言貌動
止己有自異於人者見之皆知爲學問士也及年尊
學成充養既至則德性深厚氣象嚴威儼然人望而
畏之承其顏色接其辭氣則盎然有和氣襲人莫不
心醉動靜語默不見其矜持而自中規度制行未嘗
有斬截崖岸而防限不違於一步言議未嘗有激訐
峻隘而剖判必嚴於兩段廿三歲居李夫人憂毀甚
目眇而鬚白議政公疾在外一日夜馳三百里至則
己無及哀痛不欲生三年如一日友兩弟隆至議政
公墓樹有連理者人謂友愛之感從祖母朴氏孀居

無子有奇疾奉至省護盡誠及喪遷從祖墓擇兆而合窆焉其爲學讀書以窮理反躬以實踐而敬則貫始終尤致謹於天理人欲之分操省之工老而彌篤於書無不研窮而易中庸用力最深日讀中庸一遍屢年不掇易則專主本義而案上常置一本玩究焉謙虛退讓容受盡言故衆善咸備如地負海涵所造者已高矣而日益高所存者已密矣而日益密然而規模廣大不露圭角知其小者不知其大見其外者不見其內而真知先生者蓋鮮矣其論學也嘗著理氣互發辨以爲生於形氣之氣指耳目口鼻而言發

於氣之氣指心而言雖同一氣字所指異爾先賢或謂人心道心既可如此說則四端七情何以不可如此說無乃偶失照勘先生此辨語約理明蓋謂後之讀庸序者以形氣之氣認爲氣發之氣與原於性命者對待互發而復以四端七情如人心道心例看作互發先生之意以爲發之者既只是心氣一路則人心道心四端七情無非氣發理乘一路而已云或有以未發時氣質之性有無爭論者先生以爲其言未發時性固無不善之可言若言氣質則有生之初便有清濁粹駁之有萬不齊故爲發後淑慝之種子云

者不爲無據又斥草木禽獸皆具五常之說曰粟谷
先生曰人之性非物之性者氣之局也人之理卽物
之理者理之通也人稟五行之秀氣故盡得五常之
全德物則僅得其偏故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孟子
集註曰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以全哉亦此意
也蓋先生之意以爲性理本一也然從其地頭亦自
有異太極之理均賦於陰陽五行之氣此卽理一也
隨其氣而名是氣之理者爲健順五常之性旣因此
氣而各自成性則陽曰健陰曰順木火之仁禮金水
之義智雖是單言理而名稱固自不同此非所謂分

殊耶論者只知理同而至謂陰陽各具健順五常水
火金木亦各具健順五常而草木禽獸之性皆可言
仁義禮智此甚不然云辨陰陽升降之說曰陰陽之
生皆始於地中漸從上下四旁放出充塞六極冬則
陽在地中夏則陰在地中故井泉之深者冬溫而夏
冷此陰陽之皆從地中生者也今謂陽生在下陰生
在上或謂陽之長自地中極於上下四旁陰之消自
上下四旁之極入於地中兩說皆不成義理又辨知
覺爲心之用非爲智之用之說曰心譬則鏡也智是
鏡之所以明也知覺是鏡之照也辨是非是鏡之別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妍媸也今以知覺與是非分爲心之用智之用則不可又常以爲知覺之爲智之用者蓋如愛之爲仁之用愛固情也而愛之理卽仁之理之發見者也亦非以知覺之氣爲智之用只是智之理流行於知覺上者爲智之用也或有以爲道心四端爲理乘氣而發人心七情爲氣寓理而發又以退溪爲名言之失栗谷爲實見之差先生以爲此說頗尚新奇恐誤後學每對學者必辨之蓋以爲道心與四端皆以純善言謂之主理者無不可人心與七情皆兼善惡言其善一邊亦可謂主於氣耶是不但理氣之用分道各出

互相主張於善之中又有原理原氣之不同而善有二本善果有二本乎先生講明義理該盡本末不得不措晚更深造實多究前人所未究者至若經綸之資得之天稟智慮旣周濟以經術上泝千古下及當世邦家興喪之源賢邪進退之幾山川風土之異人物謠俗之變皆如目見而足履其所以斟酌規畫排布損益者縱橫談說無所滯礙使先生得行其志則其必有一部活局不可與世儒拘拘於死法者同日語矣然而身旣遯藏又守言不出之戒雖君德所係國計民事之至誠憂之者未嘗一及於章疏之間此

豈先生果於忘世實斯世之一不幸也歟嗚呼宋先生大義有三尊朱子也明大義也任世道也先生隨事發揮出氣衛護靡不極焉蓋宋先生得於栗谷沙溪兩先生巨細義理究竟於考亭法門而先生承正傳益窮其精蘊守成法不失其尺度言庸序形氣之非心一理氣之發而以定後學心性二歧之感辨二五各具之實理明成性之不同而克闡朱子降衷優異之旨末乃述先師之志成劄疑之書則朱子之學益大彰明矣宋先生當冠屨倒置之日矢心自靖而中間一出只是視 孝廟爲之兆耳先生之世惜不

遇 孝廟世道日下義理漸晦寧欲以身之不出當宋先生一出常書清風北窓下自謂義皇人十字以寓微意而章疏又不書僞號其志節蓋卓如也以至承遺托而祀二 皇則一脉大義炳朗日星庶幾亙萬古而不泯矣宋先生受 孝廟世道之托以距詖闢異爲己任遂被鑄黨交煽之禍先生一疏終使聖志開悟公議得伸世道賴而增重斯文得而不墜是其承繼賢師宗主儒林上而與夫朱子之統無疑也然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亦曰惇大簡直淵毅嚴恪以成就之也後之有大眼目人者必有能知之者矣時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崇禎甲申後九十二年乙卯十月日門人坡平尹鳳
九謹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一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二目錄

墓誌

副摠管朴公

新胃

墓誌

伯氏正郎公墓誌

進士俞君叔範

度基

墓誌

孺人朴氏墓誌

淑人呂氏墓誌

外王考 贈左承旨李公墓誌

貞夫人李氏墓誌

縣監

贈領議政申公

汝挺

墓誌銘

兵曹正郎南公 壘墓誌銘

參判金公 雲澤墓誌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墓誌

副摠管朴公 新冑墓誌

嗚呼大興治北去二十里桂陽山下午向原有摠管
朴公衣履之藏今三十有四年無誌以徵後豈有待
於今日耶記昔朴公星錫嘗誦公清德曰公按忠清
節度營或勸公曰大將不可無一駿乘公曰我有一
款段其革足以裹吾尸我本無勇今得駿足恐徒為
逃生資也終不許嗚呼此其意豈只欲廉其操為國
效死蓋亦有素定也非所謂清而忠者耶以此誌公

可無媿己公諱新胃字世卿密陽大姓諱 鉉為譜
書之祖其本出於新羅始祖有剛生事我 朝官集
賢殿副提學號蘿山耕叟華胃相承至吏曹判書兩
館大提學襲封密原君號駱村諱忠元寔公高祖進
士 贈僕正諱好賢奉禮 贈兵曹參議諱安行執義
贈吏曹判書諱承休曾祖祖考也三代之 贈以公
貴妣金氏士人榮址女司諫堯立孫高祖即思齋公
正國也公生於 天啓甲子沒於 崇禎壬申壽六
十九公豐貌偉幹氣象嚴重言行謹遜有法士規少
講公車業中歲投筆以弓馬取 孝廟丁酉科己亥

大臣署備司郎是年執義公捐世服闋拜宣傳官復
兼備郎陞都摠府都事移江華府都事在內則常帶
備郎且登將薦蓋大臣重公也丁未出守遂安棄歸
己酉 除尚州營將及遞以朔未津據例降資拜訓
鍊副正復陞資 除堂上宣傳官世所稱選職自是
聲望出輩流連 除名閩巨府其拜全羅水使南兵
使金海府使者再忠清慶尚兩道兵使者一忠則秩
滿餘則不久其再 除者不赴癸亥金相壽興白於
筵席以公緩急可恃特陞嘉善階 除副摠管或兼
軍門亞將其為金海也甚為積黨忤屢遭劾己巳時

事大變公棄官閒居冬拜長湍府使時權倖忌公嗾銓官旋啓遞之嗚呼此公立朝本末也朝廷清明君子彙征則公歷敷外內華聞日盛賊積竊據餘孽秉權則公斂迹自退末官猶踰觀公屈伸世道之隆污可知豈世之附麗偵帥輩可得以同日語哉語曰不見其山觀其草木蓋論人必本於父兄奉禮公文行檢身葆貞於敦倫之世執義公言論行誼爲士類所推服公自幼濡染庭訓外韜韜而內仁義其於行止之間自能默契於進退之大義也如是夫性孝友嘗執義公疾瓠血指以進金夫人病亦然一弟夫

婦俱天諸孤兒撫愛若己出析田民擇富實以與之諸弟貧甚割祭田俾資其生蓋執義公兄弟以孝旌其閭公弟相胄贈官褒孝而公孝友之行又若是之篤亦非公家法而然耶公少言語燕居終日死生雖哺粟故交無爾汝待僮僕無疾言平居恂恂悃悃不華以故世無知公惟退憂金公瑞石金公許與最淡多吹噓力屢辟幕僚非軍府事未嘗私謁在外闔非歲時例遺不以私餉由是諸公益敬重焉己巳國母幽廢公時在禁營舊例軍門不參庭籲公言於主將曰軍校雖散班當此之時義不可晏然當傳令

諸軍門同參庭請主將即途黯也心不悅公之議正大故不敢不面從及傳令期會而庭班已罷矣公以卒不得效忠爲平生恨夫人蔚山朴氏府使霆男之孫將仕郎 之女柔閒貞順甚有婦德公有側室夫人接之無幾微色一切以恩意施之子弟以其過失告之輒責以己甚而拒之其人感戴如父母及夫人歿悲慟由衷苟非仁心之至何能化服於不同行之地若此耶有五男三女男斗錫夢錫縣監慶錫君錫永錫進士出後公弟最胄女婿趙萬重申景潤鄭弘佐斗錫男天源壽源啓源萬源道源壽源道源出

後女適尚續夢錫男行源四女適李九齡金聖稷李福壽權道復慶錫男涉源二女適府使李守身柳謐君錫男濬源溯源汶源潤源二女適宋巨源永錫男大源心源女幼趙萬重男鋼鎰欽二女適李世瑄縣監李相華申景潤男府使隣宣傳官濬濯洋洵源三女適李昌世徐命涵參奉洪啓道鄭弘佐男道興道亨二女適尹靖績郭載泰天源天有三男長宗思又天有二男皆幼內外曾玄男女摠五十餘人嗚呼公仕宦四十年歷任五閫府無宅於都身寄京邸無田於野諸子窮餓此非清白之著見者耶己巳

屏溪集卷之五十二
雖職責有拘且以凶黨之半日庭請故終歸後時然
可見其赤心矣亦豈非忠於所事者耶古人言觀鳳
一羽可知五彩之成章觀於此一二事亦可以知公
之所存矣朴公星錫官節度公同堂姪於余爲外舅
嘗語公事頗詳朴公有志節性質信沒世無所求不
至阿所好云

伯氏正郎公墓誌

戊申

嗚呼此豐德府東魚麗山之西麓乙坐我伯氏正郎
公墓也由上而距七八武則先府君墓在焉蓋以伯
氏墓附也伯氏葬七年戊申鳳九謹書事行生卒若

干語埋之幽竄而誌之曰嗚呼天之所以賦於我伯
氏者誠不薄矣儕友之所以冀待之者亦不淺矣而
畢竟所以報施之者何窮且阨甚也豈運氣不佳不
欲使一般人施之時耶抑門衰祚薄終不克承所畀
耶其豐貌偉幹風采嚴威望之真大人器而低徊白
首位不過郎署長慮淡筮曲盡事情有可以幹大務
而仕宦七年不能試之一縣天性慈仁恭儉愛以御
宗族厚以接鄉黨宗族鄉黨之所以爲之者亦莫不
愛慕親厚宜其天之有以培之而二歲而失怙平生
無家室樂膝下無正體子裘葛不以時疏糲不卒歲

居無屋壽又不滿一周世間窮畸昏萃在身所謂德必祿仁必壽者果安在哉事繼母至誠至孝先君子於產事不肯事事使伯氏督伯氏奉繼母外內經紀細大相需而奴僕無間焉措辦於無麵之地而奉養之際不令先君子知其勞也及先君子喪孺慕之慟至動傍人朝夕哭泣涕洟必霑裾終三年如一日年踰五十當盛夏猶不脫絰衰雖古所謂善居喪者何以加此伯氏諱鳳輝字惠甫 崇禎後乙巳正月十二日生卒於壬寅六月十二日壽五十八癸巳中司馬甲午授 敬寧殿郎平陞至直長戊戌丁憂服闋

復叙前秩職陞別提而移金吾轉工刑兩曹卒官正郎吾尹系出坡平麗太師諱莘達寶鼻祖也五代祖諱仁涵官參判號竹齋典籍 贈都承旨諱弘立進士 贈參判諱惟健參判諱飛卿即高曾祖而先君子諱明運官至倉守自承旨府君遊於栗牛兩賢之門而家世士類先君子又師事華陽老先生同編己巳黨籍當是時斯文禍酷士論逶迤伯氏出入黻舍論議一主峻正不肯與時俯仰士友莫不憚之所謂不忝爾所生者非耶妣李氏考持平諱時齡廣平大君之後初娶慶州盧氏郡守重徽之女東萊府使協

之孫先伯氏四歲而歿初葬坡州之先兆壬寅從伯
氏同穴寔繼娶豐壤趙氏士人尚尹女校理守翼之
玄孫皆不育趙淑人取鳳九子心緯爲子年幼側出
心海心浩心海生一男一女心浩生二男銘曰
吁嗟伯兮其貌頎頎其才卓卓其行懇懇其心翼翼
其命則畸其身則阨天道茫茫主張者孰吁嗟伯兮

追記

辛酉

伯氏葬二十年辛酉四月三日從先府君暨二妣
墓開破舊壙遷奉於泰安白華山北二十里伊作
考妣葬在四月二十四日其翌日己未伯氏與前

配盧淑人祔葬于先府君墓階下壙向丙也嗚呼
我伯氏常詔弟等曰余沒之後毋拘堪輿議葬於
先人墓下余志也今幸塋外有餘地終能容一抔
焉豈非我伯氏平日孝思之感竟遂身後之願耶
心緯娶大司諫金致庵女心海二男一女心浩一
男三女皆幼鳳九追識之并舊誌埋于壙南

進士俞君叔範

度基

墓誌

庚戌

昔歲己亥冬俞君叔範訪余於終南僑舍慨世道之
無爲憮然有棲淡之意余是時已有玉屏計爲說水
石之勝稻魚之樂則君犁然喜曰將子卜鄰後數年

屏溪集 卷之五十二
余就溪上居之而叔範已死矣嗚呼割鍾山一半之約遽一故事才于乎溪汀眺詠乎崖巘未嘗不瞻顧而涕洟嗚呼八九年來閱滄桑者屢矣今日世道視叔範之時又不啻棘矣使君而在者猶恐八山之不淡其不羣之志敏秀之才無地可售不死君而何爲哉生而徒有尚寐之歎其大寐無覺者反復勝耶悲夫君早有庠序名翕然以一頭歸之晚乃折八人下中歲零落竟臯西原之寓鄉其死之甲辰距生年丁卯僅二十有八歲何命之奇也君先君子諱命賚受業華陽先生有士友望君自在家庭已聞儒家程法

長而委禽於丈巖鄭公之門又束脩於寒水先生則益聞其所不聞實知俗學之外有用心處者講究禮書沈潛經籍方且日俛焉仔仔而天奪之速嗚呼以君之志之才使假之以年其成就何可量也君事親則愛踰敬處兄弟則忘物我際朋友恂恂披悃無華當士論昂昂然守正不撓其立心制行精白誠懇不可與齷齪者道也筆勢迢婉淡得松雪法又能工於篆籀嘗自製五倫箴書篆小屏爲朝夕寓玩資於詩不事繩削而自然有流出性情之意者三淵金公批君詩軸至許以操戈入室若干篇今藏于家葬在

楊州先塋丙向原與鄭孺人同穴君名度基杞溪人曾祖諱省曾監司祖諱槐大司諫嘗斥虜和名重二世考官監役妣某氏某之女鄭孺人不育再娶洪氏南陽著姓其父冒熾生二男皆幼君疾病自知將革麾去婦人語侍疾人曰死生命也吾無怛化意待弟兄至爲傳勿悲二字恬然而逝嗚呼有志蘊才不少施而夭此已可悲而異鄉窮死眼前無骨肉親只少妻呱兒在傍人情寧不悒悒而精神不爽語不嗟惋其所存者可知爾尤豈不可惜也哉銘曰
吁嗟乎此三尺高者叔範墓兮其不羣之志敏秀之

才埋此厚土兮惟我誌其阡而後人毋穿兮

孺人朴氏墓誌

平山申君泰甫余故人子也其考困村諱慤與其伯氏晦谷諱愈從學江門名一世晦谷卽泰甫生父也泰甫克述二父業爲士友推壬子夏以其妻孺人朴氏訃告後數月又書來示事行若干條請余一言其辭甚悲余固知泰甫非悲燕私無聊是孺人之死爲可悲也孺人十五而母歿二十而父歿哀號如一日幾滅性其孝蓋性也歸泰甫事姑孝如孝父母溫仁慈惠言訥行競親黨稱其德性泰甫家自其二父時

依華陽家法婦女舊用特髻孺人體此不以駭俗爲難丈夫出則下堂而拜歸亦如之所謂相敬如賓者齊箝之敬殆不過此是雖秦甫夫夫者以禮而非孺人之賢又安能盡婦婦之道若此宜秦甫之悲其死也孺人嫁九年年二十八將死謂秦甫曰尊姑視我疾劬勞未報而死死不敢忘又曰亡父手書小學以貽余于歸藏在舊奩死僂納我懷中噫其孝思之至死不忘也申氏自舟村公不事產業累世寒素孺人食不厭糟糠衣不備絮葛及其斂也亦無謝縣君嫁時之衣甚矣其貧也秦甫之所以悲者視梅宛陵又

將一倍矣孺人籍密陽父新章有至行祖來昌己巳

聖母黜廢舉自靖父子皆名堂以拙蓋來昌曾祖

贈贊成諱崇元殉龍灣 宣廟實有愛其拙之 褒

此誌以榮也贊成子耆賢宰木川間 西宮錮投紱

而歸家世雖不大顯其節行如此秦甫名大來祖諱

畢舟村公諱曼是秦甫曾祖也丙子後以大義自廢

尤菴老先生特書之表陰孺人有一子先天秦甫二

家今五世于茲而無子矣以孺人之賢而何不育也

以舟村之後而何其單也理不可知也余悲秦甫之

悲而於其托也既不能辭且仰念先契感慨而誌孺

人墓如此云

淑人呂氏墓誌

吾鄉有賢淑人嘗聞之其所生舅每嘖嘖曰吾孝婦聞之其夫子曰吾良轉運聞之其夫黨皆曰吾家賢婦人及歿淑人父聞其子狀淑人貽書傷之曰汝母舉止靖重言辭簡詳父母有疾晝宵憂不離側男兄病病久家人視疾或怠汝母躬藥餌不憚內訓等教不待長者勸自就純熟不言人短長至辨義理裁事務有條理讀書男子或瞠然代母幹事整此幼少時然也蓋淑人孝恭其性也以事父母者事舅姑事兄

者事尊章其爲舅姑之宜之也夫子之友之也夫黨之稱之也固矣姑柳夫人早寡孀然常病淑人婉辭愉色善周旋侍疾尤誠謹夫人安之不知其非己女所生舅常就淑人而養焉曰服食的適意其所養不止口體也所生姑邁癘淑人亦纔甦晝夜扶護秤水茶飲竭誠罔愆竟不能救則號擗斂飾戚易備至克謹於蘋藻一事雖朝晡炊空祭必豐潔曰稱家有無者先賢慮其有過侈也若貧家不自盡誠以無爲度必廢祭事夫子以順見有過輒規正改而已夫子早事弓馬仕於京淑人當戶綜理無纖毫不周至牆屋

園畝井井念夫子旅食之苦勸畜媵及同居撫其人
以誠其人亦愛戴鄰有一官人妾甚有妬行其妾一
聞淑人言感悟而改其官人語人曰某婦人之德能
化鄰家妬女戊申變作夫子在鄉勤王淑人送之
無慘沮色人問之曰爲國家赴難義也女子豈作
愁苦狀以撓之然自其登途夜不寢露庭禱天神貌
日悴訓子必以義鄙俚之談絕勿近耳曰人之陷於
利慾以自幼不知其可惡也有過輒加楚呵之以爲
子之不善乃慈母之護過也病革索粥鉢進之柳夫
人曰得見尊姑安心飲啖猶可瞑目謂胤子汝幸得

師恨吾無以見汝成就也師承義重汝須兢念自修
事親鞠弟必誠愛閨門則易昵難嚴必我率以禮吾
貧家婦附身暨奠享絕無少過必遵吾素志願語小
室曰吾常撫愛爾教以誠汝須謹惕進藥不受曰命
也以癸丑三月二日沒距其生己巳十月九日幾年
襲斂之夕有白氣如練自內庭亙天葬之前二日又
如此人異之葬于德山伽倻山陽負壬之原實舊居
北數里而近呂氏咸陽大姓以高麗大將軍林清爲
鼻祖我朝有稱知識政府事諡康平號樗谷圭組
蟬聯至縣監諱端齊宣教郎諱必和寔淑人曾祖與

祖父諱光惠妣朴氏其考景輝戊子歸韓山李氏爲前任瑞山縣監思膺妻縣監君牧隱先生之後考通德郎諱基弘妣南陽洪氏某之女出後於從父諱基陽以縣監君從勳 贈承旨柳夫人望晉州瀕之女從 贈如例祖諱汝迪進士曾祖諱桂僉知 贈參判淑人育二男寅和卽狀淑人者志學一天三女爲閔就洙金載重妻季未行二男一女一男一女閔金出皆幼淑人爲女女爲婦婦爲母母凡可爲壺內法者不一書獨其斥銓長送言者識明辭嚴令人不覺口噓也蓋閔縣監君頃當 朝著換新不欲曳裾別

人門不仕而歸居中權者是淑人戚屬知其有時望欲使附己戚人之往來者以其言要之淑人曰銓曹爲國擇人固不在親疎而况夫子豈肯自售爲其用舍耶言者憮然而去卓哉言乎顧世之所謂大丈夫者意不及此而乃反出婦人口何但矜式於閨門之齋也其警夫彼磨頂踵於利勢之道洽洽熟而不知恥者大矣余敢特書之以俟後之主彤管者云辭曰嗚呼淑人兮以如是溫謹姿行如是淑哲悟知蘊之中閨四十五年埋之厚土無窮期嗚呼淑人兮今與後其孰有知之肆余闡而發之誌于幽壙於千百禩

今惟斯邱之式仰

外王考 贈左承旨李公墓誌

我外王考府君諱慶昌字善徵系出璿源 恭靖大王別子守道正德生為祖至玄孫諱憲胤屬疏外仕官折衝堦是生諱大徽寔公之考也妣平山申氏其考諱從誨公生於萬曆乙卯七月二十五日以 肅廟甲戌十二月十四日卒享年八十配全義李氏考諱擇善先公六日沒同葬長湍桂巖後四十八年壬戌移窆府北龍虎山之東西向原用季子佐郎楷原從勞 贈公承政院左承旨兼帶如例夫人亦視秩

贈誥生二男四女男長楷府使柳必興學生柳璞縣監尹殷瑞其婿也季適廣興倉守尹明運即鳳九先考也楷無子取楷長子熙揆為嗣側室女為敦寧都正平雲君申聖夏妾楷次子熙疇二女為進士朴弼衡尹萬東妻讓謙諡府使出女適李知命學生出百和百宗百源縣監出鳳九謬 恩拜執義校理鳳五適掌令申暉鳳九弟與妹也熙揆男在玉器玉在玉天熙疇男性玉心玉人玉女幼內外曾玄總若干嗚呼鳳九以舅氏命誌公墓謹書世系生卒如此而若公德行之美顧何以闡其一二也昔晦翁夫子記祝

公遺事而曰不勝凱風寒泉之思鳳九於此亦切有感焉鳳九雖及事公蠢蒙無所知尚能念先慈氏每舉公平日事行以教詔之其嘉言懿行甚耳熟今讀舅氏所錄歷歷如當日所受教意悽然悲之敢不兢兢而採撰焉公性孝謹內行甚備又慷慨有智慮當虜亂公甫弱冠募鄉里少年約義旅守要害計有武人經守宰者追至變更約束公知事敗遂去而虜至衆果陷丁丑遭外艱纜經兵燹公盡心經紀斂葬以禮奉母夫人於家又僦小屋於傍以居伯氏爲晨夕澁樂伯氏甚貧米薪醯醬與同有無昆弟五人常聚

一室有衣冠弊破必解而易之諸姪男女資裝嫁娶至十餘人所居不治玩具或勸之則曰一硯匣之用足救昆弟一急吾何以易此母夫人喪公年五十四廬墓毀甚幾危者數謂輪行宗祀非禮先出己田使諸房各出少多而又別區畫托宗子專祭之蓋取家禮祭田之意也兒時受少微史潘氏贊一覽過背誦無差如詩傳則凡二十日而卒秩亦一覽而誦久而猶記爲文發之容易不加點竄趨勒有法皆不作衰世尖媚態嘗遊箕城主人以豔妓薦之處累日終不近酒戶甚寬人盞飲猶一斗自少未嘗亂其謹於酒

原溪集卷之五十一
色如此晚居西湖後生之來問字者屢常滿雖鈍根小學教之諄諄有條理公常日記誦之學雖非傳道之重亦可以利世吾不敢倦云學子輩路要宗伯盛陳公教授事宗伯許上聞有姓同居近者掠之占分教官學徒恥無至者其人甚慙公自遠還聞有是事送子往學爲之倡焉時尹鑄在江村盛氣焰上下靡然公獨不肯往見鑄恚而言要之遂權辭以謝移宅避之常戒諸子曰太柔則廢而柔愈於剛過恭非禮而恭勝於傲余平生持心柔未嘗爲剛者抑行已恭未嘗爲傲者慢又曰窮理進德固學者第一工夫

若誠實原慤以爲本而孝悌以爲行亦可爲善人觀於此公之所存可知己是以施之內而父母曰孝兄弟曰友宗族曰睦行之外而鄉里以淳謹稱之朋友以信義許之學子亦以爲善我教公雖不繩趨尺步鼓篋函文以問學自居而考其言行皆聖學中出來矣此朱子所謂學求如是而已者也使子夏而言之豈不曰吾必謂之學也耶以公之德之行終老京華而世無知者其斂而不昭自不求知者尤可敬重也夫人端慤有婦道奉君子無違事姑孝如事母教子女御僮僕必以義以恩自恨早孤無兄弟母喪請於

公守殯如丈夫禮哀慼能感動人雖毀瘠甚亦不忍以草木滋強之夫黨之衣食於家者甚多或至窶窶無厭難色終使婢僕無貳言一日公有憂色夫人問知其宗姪臨婚無需即出嫁女具悉辨無虧兄弟之子猶子視雖男子之知義理者猶難况婦人耶夫人真無媿於古賢婦也歟然端本之義朱夫子特言於易通夫人謹厚之德豈無觀感於公者耶嗚呼鳳九幸得執筆仰以復于舅氏而獨先慈氏無以奉聞矣己不覺涕血之滋而况府君德行之懿顧此愚頑無所肖似則不但有媿於楊氏之祖述龍門其終負當

日詔教之意者益不勝悼歎云

貞夫人李氏墓誌

近故慶尚道觀察使金公致庵有賢配是貞夫人李氏也我 恭定王別子孝寧大君補之後大司憲贈領議政諱絜學於沙溪先生爲 仁廟名臣副提學 贈判書諱之恆縣監諱重龜郡守諱奎壽夫人四世也郡守娶達城徐氏判書 贈領議政號藥峯潛之孫達城尉景霄之子府使 贈判書貞履其考也夫人族大以顯世有名德而副學公配申夫人參判鑑之女閭範整飭懿聞外彰徐氏之外王母申氏

厚齋集卷之五十一
承旨應樂女李判書時發之配識書史通義理尤菴
宋文正公持書之石而貞慎翁主肅雍儉慎潛德純
備於夫人皆內外曾祖母也夫人胚胎前光資質既
淑溫又能服習於舊訓遺規自在室已爲宗黨長老
嘖嘖稱賢及十八而歸觀察公公王父厚齋先生甚
宜之每曰吾家賢婦夫人承事三尊人盡其孝順晨
昏定省一遵內訓躬執滌灑供尤致恪於蘋藻之節
每以未逮事尊舅爲終身痛值喪餘親籩豆必誠慎
厚齋末年疾沈篤夫人雖祈寒暑雨每露立寢門外
承聞起居秤水茶湯必親奉持愛敬之誠發於愉色

厚齋輒強進曰不可孤孝婦意姑夫人素嚴難媚有
不可意責訓不少貸夫人起敬起孝色辭愈溫自以
罪歸己姑夫人必意解嘗謂公曰余性急多以人所
不可堪者加之汝妻恭受無辨賢哉夫人事公久而
敬雖疾病起居公如尊賓衽席燕語規箴居多家甚
貧糲糠不繼布裙無完怡然無厭苦色常言窮人厲
志當百倍於人否者駸駸於斯濫矣隨公之官于京
人有饋之者輒却之曰婦人受私饋非義也恐累夫
子公爲養兩典近邑時厚齋無恙夫人爲主饋在家
公分俸一月僅五斗其窘乏可知不曾有一言需索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公每歎曰吾居官無忝夫人之廉以助之也公嚴課諸子有過輒加楚至血夫人爲之不忍然過則必告而撻之以爲子之不類由母匿過不使父知之也男子子纔四歲卽出就外曰男子當日親父兄師友以資講習米鹽鄙瑣之事不宜近於耳目其嫁獨女在公貴後而資裝甚朴素人有言之則曰昏嫁侈習雖貴富人非吉善事况我儒素家耶性平易善恕見人過惟恐少露待庶族甚有禮防禦羣僕無少偏私而各隨分限恩義流通故雖無施惠莫不知感雖不呵責亦皆知憚平生不近巫覡祈禱嘗夜鬼魅忽來作

怪夫人正色責之後更無影響聰慧絕倫略涉經史通大義諸子所學詩史多受於夫人間說前言往行諷誦誘掖每加勉諭至於詩什不見其經意篋裏零紙發於身後則公亦始見之極歎其韻辭清雅其內而不出亦可見懿行之一段矣癸丑三月夫人疾革公入視之公方持承重喪夫人曰禮喪人不入中門只令婢使問疾宜矣以其月某日歿壽四十三葬于白雲山西麓先兆之某向原後視公秩追封誥生二男一女男長鍾正進士早有文行李鍾永尹心緯其婿也尊舅諱泰魯早卒以公貴 贈參判厚齋諱幹

以道學爲士林師官參贊夫人志和裕器弘寬不以
婦人嗇而其操又介如也苦窳不移莅行端謹孝舅
姑敬祭祀事夫子以禮皆士行也其教子之法甚似
程母而嫁女尚侈婦人尤甚其言能若是此真度越
千百輩斯其爲先生之賢婦也歟余觀察公四十年
故友白雲山下賓客無如余舊也每於山蔬澗毛之
餉已識其內治而夫人之女又爲吾家冢婦則通家
見聞靡有不詳及見申徵君暎所爲狀殆盡耳熟語
可信其無華而且記公嘗言偏性所大忌莫切於側
侍吾內子平日於此不獨無幾微色初若無有是也

吾每媿謝云凡載於狀內者莫非實德實行固煩而
不殺此亦不敢不錄者誠以無媿於特書也向余一
至白雲舊居觀察公纜經夫人祥事悼亾愈深以壙
記托余曰吾夫人事行莫如子悉之子其肯爲聖俞
妻發揮耶余媿非其人不能終辭今進士君申之以
先意茲謹書之如右而轉眄之際觀察公又遽作千
古人矣文雖成誰與商之益不勝俯仰而愴涕云銘
曰

德純行備女士之賢手于榛栗詩禮之門先生曰孝
尊姑曰順夫子曰是箴我且謹子曰慈兮教我義方

僕曰主兮恩我若孃靡有不宜寔宜家人豈無其由
如泉有源已裕其仁胡短其年不揚其徽潛德誰知
吁嗟後人視我琢辭

縣監

贈領議政申公

汝挺

墓誌銘

有諱汝挺字雪栢姓申氏判書平興君諱峻之子領
議政平城府院君諡忠翼諱景禎嫡孫也自幼氣軒
豁如鉅人度大為忠翼公所器重乙亥中司馬尋魁
天科見拔人皆嗟惜公無幾微見色 除冰庫別檢
歷數官出知陽城縣即遞旋督郵祥雲辛卯六月某
日卒于官年三十七以嘗參寧國原從勳初 贈左

承旨後以嗣子貴卒

贈議政府領議政平寧君兼

帶如例妣貞夫人安東金氏其考府使暉公初娶金
氏判書蓋國之女繼娶李氏都事廷觀女端嚴有器
度又晤解事理待宗族御家眾雍肅皆可為閨梱法
尤致敬於蘋藻儼然持家垂四十年念二女之為李
氏婦者早寡無依率養之恩愛踰己出嗣子既貴常
勉之曰義所當為毋以我為念見時事多艱則戒以
早退其高識多類此公初葬清州之大田即忠翼公
塋側甲辰又從忠翼公墓遷于楊州忘憂里實向西
原也兩夫人祔左右用西上之禮而異其封李夫人

生護軍璠天無子夫人訴于朝以公弟牧使汝拭子琬爲嗣是官領議政平川君以贈公者也女爲曹建周李磐李箕碩妻金夫人出爲司成柳成運妻李夫人出議政男曰聖夏敦寧府都正平雲君曰靖夏校理曹建周女婿林泳大司憲趙鳴道李磐子世馨重馨李箕碩子慶遠縣監柳成運子縝紳判官女婿趙明迪平雲三子昉參判暎副宰曙縣監沈廷紳金令澤其婿校理二子皓昫早死都事李時中佐郎金漢佐生員金默李得培其婿餘不盡錄申氏籍平山者皆以太師崇謙爲鼻祖我朝有左議政槩佐致

英陵聖治歷三世至吏曹判書鐸與己卯諸賢名編黨籍判書孫砬嘗守北邊立奇功官判尹壬辰倭變立懂於忠州寔公會祖也公以厚重之資生綺紈之家持身如冷儒守靜用拙攻文字致刻苦工雅飭行平居無疾遽色教子女以禮法莅官必廉慎處貴勢無慢易習以偉人折節務細行其規模器量可大受局於短造沈抑以終豈非命耶噫可惜也銘曰公志竭竭公氣軒軒莫是忠翼曰有肖孫旣生鍾鼎且卑以全末宦以抑又胡閼年佛巖之阡忘憂之里從于大葬寔公之隧我書誌之以詔千禩

兵曹正郎南公暉墓誌銘

上之三年丁未朝廷方嚴討逆三司請對固爭上
 盛怒并削黜三司臣爵公時記注 筵前斂筆進伏
 曰臣非言責任義同無隱豈可有銜不肱乎諸臣者
 語或過當其心為 君父討亂賊罪之不可恐累
 聖德上不納是七月朔日也前一日大臣三司亦以
 此力請 上只於一賊許次律色不豫及退公謂諸
 公曰君臣情志不孚論事太遽恐失事宜諸公不省
 至是諸公皆胥 命闕外謂公曰徒激 天怒事竟
 至此始覺公言有見及 上進用一番人忠逆顛倒

公不勝憂慨欲格 天心正名義構一疏將上有
 禁令竟沮止之然亦可見公志之槩也公諱躔字日
 昇自號素軒南氏本金姓有金忠在李唐以按廉奉
 使日本漂到新羅地王以自南來賜姓南改名敏賜
 食邑英陽縣封英毅公南氏諸派皆其裔也至高麗
 有諱君甫官樞密副使始籍宜寧歷數世曰乙蕃仕
 恭愍大顯是生閻佐我 康獻王錄開國勳吏曹典
 書宜城君諡剛武於公為八代祖典書生景佑判中
 樞府事奉朝賀諡安胡高祖諱禮錫司果 贈左尹
 自漢師始居嶺南曾祖諱嶸郡守 贈參贊祖諱昌

夏有隱德考諱極杓師九菴宋先生文學行誼爲士林所推卒官金吾郎妣昌寧成氏縣監震長女祖郡守汝樵公自幼聰穎有守文字不煩師教九歲受詩傳讀一什一遍便成誦金吾公大奇之年十二成淑人沒執喪無異成人金吾公愍其毀瘠勸以薑桂公曰父命何敢辭雖食不下咽哭不忍食知不可強不復勸稍長知科學之外有用心處肆力專在四子又取太極圖說朱子書忘寢食研究自此學業日長金吾公喜甚每稱說於士友間聞者不間焉弱冠就鄉試大小發解連占上游乙亥隨金吾公試于京師俱

擢一二所魁選一時爭豔之讀其對策者嘖嘖曰匪直爲科舉之文乙酉中司馬兩試丁未李相國宜顯主貢舉問近思錄擢公策冠榜首自喜得士陶菴李公繹以書賀曰後生叢中吐出一口氣此晦翁所以賀陳同甫者不意於今忽有之以季滿例陞典籍移水曹郎兼春秋館記事官戊申賊起公在鄉嶺下多士謀舉義兵推公爲首條約旣成賊旋平議乃己辛亥除監察由國子官拜騎曹郎因黨人言坐罷翌年除春官員外又移騎曹遷司藝癸丑棄官歸日看書審理以爲終焉計公平日論學極有格言非俗

學可到處究其歸皆不違於朱門定論常曰學雖以知爲先其已知者要在力行以實之耳言語之學都不濟事必以立志爲先未有志不立而能成其事者亦未有志既立而不成事者當奮發其志氣勇往直前如三軍之赴敵可也又曰羅整菴謂道心寂然不動者也人心感而遂通者也此不然此心之感而發也從義理上發則謂道心從形氣上發則謂人心若以道心當未發則誤矣橫渠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虛者理也卽性也知覺亦氣也似不免屋下牀上之疊然其言氣者泛從陰陽上

說通人物言知覺者專就人身上說意所指各有條理也常慕栗谷尤菴兩先生以爲天資灑落洞見大原道隆德盛才具經濟無如栗谷道德兼備事業崇廣言行出處光明正大無如尤菴實朱子後二人而已其好見識好議論如此類非一二不可盡書事父母孝以早失恃爲終天至痛事繼妣極誠愛奉先尤致謹雖有疾必躬莅之篤老之後不許子弟替行嘗宿小店無男子在室只有一少女公明燈危坐達宵誦讀其遠嫌之嚴如此平生不營產業不喜交遊惟嗜學日親書無一日自暇逸其直騎省課讀朱劄焚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膏達宵人至有戲之曰內兵曹豈讀書堂耶在國子
出館藏大全語類日沈潛玩索晚年還鄉至老愈篤
子弟憂其德公曰吾一日廢學如有所失朱子言我
讀我書如病得蘇今吾自樂此不爲疲也爲文章必
本義理多積之發筆路自然汪汪如川之方至公則
不以是自多晚又歸宿於朱文夏平鋪典雅真需世
之文遺藁若干卷藏于家配令人宋氏雙清堂愉八
世孫奎臨之女曾祖獻納 贈都承旨希進也生長
名家婦德咸備教子女幹家務俱有成法公與令人
俱以 顯廟甲辰生公卒於丁巳令人先公八歲卒

聞慶之立巖山負乾之原即公之墓令人異壙焉凡
生四男二女男長道軾次道轍進士道輯一夭女長
適朴衡齡早亡次適宋齊泰公病瓠血指以進婦人
所罕有事舅姑移其孝舅黨咸稱孝婦宗晟宗運宗
顯宗郁道軾出一女幼宗懌爲李時觀妻道轍出二
女幼春園朴出宗晟一男尚宇餘皆幼公性抗識高
不肯滄滄逐羶目中無可意人又不欲枉己苟循終
與世抹撥及出身仕路世道已無可爲益自激昂以
爲君心出治之本小大固保無推誠輔導之人朝廷
公議所在陰陽混淪無激濁揚清之望是先格 王

明是非討凶逆雪冤枉然後方可有下手處至出位
進言其言能抗直公之志一出於憂慨而以此見忤
時輩竟迹阻言路不得攄平生抱士之不遇從古而
然其可惜也噫銘曰

華胄遙遙自唐按使降世改籍因封爲氏宜城八世
孫有厥聞公少績文經術爲本白首文譜吐一口氣
持衡嘖嘖自喜得士廷爭討逆上怒忽嚴公時載
筆出位莫嫌慨忠逆混正言不咋大哂時議衆罵紛
嚇世與抹撥寧我有尤低徊郎署知我有疇我道豈
非我蘊莫售我歸我里我學我究平生論學儘多好

言欲終埋沒奈命之屯主屹之南立巖之麓翠如其
墓我書幽石

參判金公

雲澤

墓誌

己卯

金氏以光山爲籍者本新羅王子諱興光之後麗朝
有八代平章稱東方大姓惟道德文章節義勳勞蔚
然爲巨室甲族則又莫如文元公沙溪先生之派先
生以栗谷先生嫡傳與仲子慎獨先生爲世儒宗先
生考大司憲諱繼輝號黃岡博學有經濟才先生季
子參判諱槃嘗論斥誣清陰金文正者柳碩以明春
秋大義諱益兼才行儁特早魁司馬丙子建虜僭號

與同志抗章請斬其使冬入江都城陷約士友立懂
南城 朝廷特 贈持平賸食忠烈祠今 上丁丑
賜諡忠正光城府院君諡文忠公諱萬基以政事文
學位正卿典文衡晚爲 肅廟國舅判書諡景獻公
諱鎮龜休休有容稱肺腑蓋臣即公高曾祖禰也公
家以三百年喬木世臣與國同休戚黃岡公暨參判
公皆主張士論積忤羣小及甲寅兇黨假托禮論欲
構殺議禮諸臣爲動搖 長秋以售柁堅逆謀文忠
忘身奮忠奠安 宗祏終爲其血讎至己巳禍判書
公并其弟太學士公鎮圭流竄絕島萬死僅生嗚呼

兇逆之徒將禍 宗國則忠良之被害亦固然之勢
甲戌護逆之黨蓄憾於丙申大 處分者與己巳遺
孽乘機合勢逞兇於辛丑 建儲之後調護諸臣皆
作禍首以公而安得免焉公與叔氏校理公并殞於
桁楊之慘兇徒又追仇公伯氏諸弟與子姪十五人
無老幼盡拘置海島嗚呼何其酷也此豈止公一門
之禍實 國家世道之一大變也公諱雲澤字仲行
妣貞敬夫人李氏牧隱之後判書弘淵之孫持平光
稷其考也公生於 崇禎甲申後癸丑十一月二日
幼警悟端詳七歲隨王母府夫人入 大內進退應

屏溪集卷之五十一
對之節至蒙 天獎甫成童所製詩文已爲先輩稱許己卯中司馬甲申秋闈春塘庭試冬居景獻公憂時住墳庵晨昏上墓哭不以雨雪或廢服闋不欲與時輩雜進不膺槐選庚寅 除說書冬陞兵曹郎出爲全羅道都事歷司書持平帶三字銜甲午補陽城縣翌年春以嫌遞丁酉春廉問關西冬又承監賑之命戊戌登瀛選爲吏曹錄一代極選也當監賑復命卽拜北道評事大臣以獨賢白遞之己亥夏用都監勞陞司僕寺正轉應教秋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以均田使往審湖左仍周流刑戶曹參議大司諫大

司成副提學庚子冬書 金寶及 陵碑篆進階嘉善拜刑戶曹參判行左承旨又長國子玉署兼金吾春秋備局辛丑夏居畱松都七月遭內艱守墳庵如初壬寅八月自謫所逮誣獄歿於十二月三日享年五十惜乎以公而其至於斯耶公稟姿溫雅操履恬簡內行以孝謹外施以謙厚精敏之識鍊達之才當官則必思盡職是以監賑均田皆能明詳綜核實惠下究至於言議則崇道義尚名節扶正辨邪自其家法其在栢府 啓請試券標字冒禁干私者李獻英獻章等拔榜還收庚申途獄干連者李元楨柳赫然

復官又劾金載海之背師宋夏績之侮賢李命世之貪鄙皆請削版李世德以尹拯門徒稱為拯辨詆辱尤菴先生拈出尤翁答拯書中金尚書忍人之說及先丈倡之之語謂尤翁以忠正公江都立懂為宣舉倡之驅迫而死非素定也蓋忍人二字本因吳起而言金尚書歸咎於宣舉者實有所指也若以此至擬於忠正則此不但誣尤翁并與忠正公誣之也公亟以疏明辨其事實且以為拯欲脫其父苟活之恥謂無可死之義而反置臣曾祖於傷義之科今世德之誣之者實有由也 肅廟大喪公執襲斂事斂髮剪

爪皆親手為必審必慎至 因山殫誠縹儀情禮備盡以大司諫八對 嗣王為言 先朝敬天恤民典學勤政之意陳戒之且言頃年 代理之初特以斯文是非并與精一之法托之 殿下此可見 聖意攸存今日 殿下之感念 遺訓思所以繼述之道豈不在此乎太學生尹志述率諸生將疏斥忠文李公頤命所撰 陵誌中諱辛巳 處分仍請添入至被 譴諸生空堂請同罪公以大司成因其勸入書啓略附言之以為儒生不可威制士氣不可摧折而齋任未及陳疏徑被竄謫同事諸生不欲入堂義

當然矣言雖過激宜少 恕焉承旨金始煥請解丙
申以後儒罰者公陳疏不可曰太學當時施罰者爲
斯文斥邪說也今因一承宣循私妄請遽令解罰大
拂公議辛丑冬時事大變兇徒 啓請公遠竄壬寅
二月謫寧邊時公憂服未吉朝夕設位號哭以伸哀
慕病甚子弟進藥勸之公曰憂 國憂家方寸病矣
藥復何爲三月誣獄起兇徒餌死囚假誣招日加羅
織公前後被洽節誣初以臺 啓請移島又改拿鞫
以誣招中年條差錯停之終至被逮而其所傍證皆
死無一言累公主獄者猶難爲說劄言無可問而終

不酌處以速臺 啓再發五朔滯豳竟殞於光佐之
毒手噫其慘矣今 上元年春大臣陳劄二品以上
合辭言誣獄本末 上特命伸雪 贈秩賜祭又令
錄用公後丁未一番人復得志爛用手勢辛壬被禍
人并依舊案追罪惟判書李公晚成大司憲洪公啓
迪暨公無可論獨免於再造丹書噫諸公之禍一也
孰不冤誣其主張翻獄者本一兇魁耳前後禍心亦
豈有淺淡只是所以誣公者尤無可據也辛酉自
上大覺悟將誣案火之一洗冤枉諸臣 贈爵一如
乙巳哀榮可謂備至此公死生伸屈之始末也蓋公

屏溪集 卷之五十一
血誠向國夷險不貳而亦能爲其可爲不爲其不可
爲是真有所不爲然後能有所爲者也即公所自守
已豈人人所易知者哉配貞夫人青松沈氏其父
贈吏曹參議橈也夫人纔及笄歸公貞正和柔梱範
無違公兄弟八人異姓多聚而夫人事尊章處妯娌
一以孝敬友順上承下接夫黨咸稱服當壬寅禍變
驚隕慟絕已不欲生及諸子姪癸卯之謫命材尚乳
矣不忍獨使過海筑然隨往瘴癘兩載晝宵號慟外
內交鑠竟以是崇壬子閏五月二十八日歿焉壽五
十八男長俊材縣監偉材以學行薦官副宰不仕養

材縣令出後公從弟堯澤季命材女適任重夏尹休
相公初葬廣州先兆夫人葬在瑞山芒峙癸亥改卜
于瑞山聖淵案巖里丁坐之原同窆嗚呼陰陽消長
之際陰長則禍作 國家已卯以來士類之禍屢矣
小人之禍君子止於士林惟辛壬之禍兇徒之禍
國家也是以士類之知其幾者無不延頸效忠則爲
其忌嫉并罹誅竄况公處休戚之地拚死衛 國者
三世于茲黨人之讎視耽耽尤別焉此所以公家之
禍獨倍於人也然能禍者途則所禍者忠人雖冤公
在公何憾噫天心至仁理必互換鏡虎即誅至乙亥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之獄餘孽之生者戮死者奪殆無遺類豈非所謂天
定勝人者耶此庶可以詔九原也歟

屏溪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